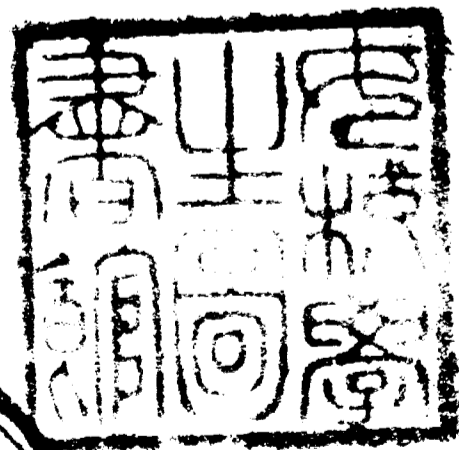


文藝林取刻乙集

小說攷證拾遺

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說考證拾遺目錄

荆釵記 原第一

西廂記 原第三

拜月亭 原第六

燕子樓 原第八

琵琶記 原第十二

三國志 原第十三

水滸原第十四

西遊記 原第十七

杜甫遊春 原第二十九

金瓶梅 原第三十

四聲猿 原第三十七

浣紗記 原第四十一

紅拂記 原第四十四

日練裙 原第四十八

東郭記 原第五十六

牡丹亭 原第六十一

占花魁 原第六十八

釵釧記 原第七十一

人天樂 原第八十四

燕子箋 原第八十八

秣陵春原第九十一

桃花扇原第九十二

一捧雪原第九十九

西樓記原第一百二

長生殿原第一百四

臨川夢原第一百十六

紅樓夢原第一百二十一

聊齋志異原第一百二十四

儒林外史原第一百二十六

回心院原第一百二十九

千金笑原第一百三十四

玉燕堂四種原第一百三十六

品花寶鑑原第一百四十四

帝女花原第一百六十

桃溪雪原第一百六十一

孽海花原第一百七十八

今古奇觀原第一百九十二

玉簪記原第一百九十四

孟姜女原第一百九十八

三笑姻緣原第二百

柳毅傳書原續編卷二第一

鏡花緣原續編卷一第十九

療妬羹原續編卷二第二十

瓶笙館修簫譜原續編卷一第二十二

釣天樂原續編卷二第二十八

鴛水仙緣原續編卷一第二十九

金臺殘淚記原續編卷一第三十七

萬里緣原續編卷三第三十八

希夷夢原續編卷一第四十

琴樓夢原續編卷一第四十三

官場現形記原續編卷一第四十四

煙盒記原續編卷一第五十

破窰記原續編卷二第四十一

福爾摩斯偵探案原編卷四第四十八

不如歸原續編卷四第五十

小說考證雜記

小說考證拾遺

荆釵記 原第一

明寧獻王權。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深於音律。著有太和正音譜。今在嘯餘譜中。荆釵記亦其所作。以大潢貴胄。而又能嫻於文詞。故能流傳至今。膾炙人口。此外又有辨三教、勘妒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升、九合諸侯、私彝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復落娼十二種。皆見正音譜目中。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朴。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行國中。足見王之好學矣。（顧曲塵談）

瑞藻按。荆釵記傳奇。據甌江逸志。乃宋丞相史浩門客所作。以誣巖王楫溪者。此云明寧獻王譔。不知何據。臞庵先生。深通倚聲之學。於此道鉤稽甚富。其言

要自有本。以余度之。殆南宋原有是記。獻王潤色而刊行之耳。琵琶記曲。世知爲高東嘉作。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邨聽說蔡中郎。蓋斯劇亦宋代已有。不始於元明間也。

西廂記 原第三

宋孫明復鬢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爲相故也。西廂末劇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西河詞話）

西廂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尙們回施些幽期密約句。予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以爲本文已明。不必更有引釋耳。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回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曲二字作徵。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閹。崔謔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之。時崔族多惡疾。因答曰。請先以

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蓋惡疾是癩疾。以癩者無眉故云也。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回賜。卽回施之謂。尤校直捷。但釋古須有據耳。
(同上)

今石印西廂記。每一折前。必有制義一篇。謂是唐六如所著。其實不然。西廂記時文。共有三十一篇。十六篇爲晉邑諸生何倬雲作。十六篇爲太倉鄒西池作。何作嫁名祝允明。鄒作嫁名唐子畏。洪楊以前。何作尙有刊版流行者。不知於何時失去。殆亦有幸不幸耳。西池名錢斌。題有文名。尤西堂雜俎中。曾載其三江考一首。

(關名筆記)

西廂套曲。不能衍唱。相傳經國初伶人刪改。始可登臺。謂卽見在所演之南西廂劇本是也。但前明楊文襄車駕幸第錄。武宗南巡。兩幸其第。嘗命伶人衍西廂侑玉食。王文恪賦詩紀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可知前說不盡確也。
(曲欄閑話)

雕蟲館曲選。論元取士有填詞科。若帖括然。取給風櫺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又謂主司定題目外。止曲目及韻。其竇白則衍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同上)

太酥正音譜云。西廂記。元進士王實父撰。按王實父見元人百種。曲目十三本。以西廂爲首。世有謂關漢卿所撰者。妄也。漢卿亦元進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載西廂。可據王元美云。實甫原本。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則續鄭恆事。乃漢卿畢也。世又謂至草橋驚夢而止。非。按元天台陶宗儀輟畊錄。金章宗時。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傳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據此則西廂爲董解元作。而嘯餘譜載元傑作一百五人。以董解元居首。但注仕元。始作北曲。並未載撰西廂記。陶九成元人。相去未遠。必有所據。意董元本。而王關爲之潤色。但其詞句。截然不同。聖嘆評本。曲文絕佳。特其增襯字多。幾失本調。假令近

人爲之。未有不受排斥者矣。董解元一作金人（同上）

拜月亭 原第六

萬曆乙未。吳人以關白未靖。在位者皆謹備之。王鳳洲仲子士驩。延陵秦方伯燿弟。燈。雲間喬憲長子相。俱自負貴介。士驩能文章。燈善談。相善書翰。各有時名。互相往來。出入狹邪。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立無前功者。時姦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與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乃汎汎投刺富人曰。吾曹欲首事。靖海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饗。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或數十金。否則輒曰。懾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勤汝矣。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恐之。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亂。巡撫朱鑑塘（洪謨）檄有司擒治之。以事聞於朝。疏載反詩。有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句。下兵部議。伍寧方（萃）言於本兵石星。此二句乃幽閨記中語。何得爲證。下撫按勸

問。鞫之無實。其後論州平及燈死。士驩戍相配。人咸以爲寃。成疑獄。久繫鳳洲。有奴胡忠者。善說平話。酒酣。輒命說列傳。解客頤。每說唐明皇。宋藝祖。明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自古已然。士驩攜忠之酒樓說書。侑酒。而閭閻乍聞者。輒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士驩罪。目之爲叛。不亦過乎。然亦繇士驩等自持高門大閥。交游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柳玘所云。毋持門第。兢兢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有殺身之禍。以貽父母之憂哉。（堅瓠集）

燕子樓原第八

侯克中。字正卿。號艮齋先生。真定人。曾作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詞華精警。爲時人所不及。據四庫全書提要云。正卿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之。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之。以爲刊花食實。莫先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有大易通義。艮齋詩集等書。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方回年七十。牟獻之亦七十。兩家之子姪。皆與乃翁爲慶祝。且徵友朋之詩。時仇山邨先

生與方牟二家俱有往來。故壽獻之詩有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稱九老碑之句。其壽方回詩句有老尙留樊素。貧休比范丹語。以方回嘗有句。今生窮似范丹。故用之也。於是方大怒。恨其褒牟貶己。遂撫六臣一語。謂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侯正卿。正卿卽訪方回。徐扣之曰。聞仇君近得罪於虛谷。何耶。方曰。此子無禮。乃比今上爲朱溫。正卿曰。渠詩中祇言六臣耳。比今上爲朱溫者。執事也。方色變。正卿遂索其手藁。碎之。事乃已。據此則正卿又善爲人解紛也。正卿以散套得盛名。其醉花露良夜迢迢一折。元曲中不可多得之作。惜燕子樓一劇。散佚不傳。至爲可歎耳。（顧曲塵談）

琵琶記 原第十二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琰。沒胡。曹操與邕善。贖還。嫁陳留董祀。然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予舅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生文姬一人也。每士友相聚。輒歎中郎父母妻妾。被傳

奇家溷亂。又寧知子姓亦爲前後史筆紊乎。（紫桃軒又綴）

琵琶記。元末永嘉高則誠撰。百川書志作元永嘉先生撰。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此曲體貼人情。描寫物態。皆有生氣。且有裨風教。宜乎冠絕諸南曲。爲元美之極贊也。或謂爲王四作。故以琵琶隱王四字。則誠原本。止書官相逢。其賞月掃松二闕。爲宋教諭所補。世以譏其非實。曲藻云。嘗見人歌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過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二句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二句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作者之工。（曲欄閒話）

三國志原第十三

本朝羈縻蒙古。實是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爲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誼事爲例。滿洲自仞爲劉備。而以蒙古爲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焉。於是累封忠誼神武靈佑仁勇威顯。

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視尊崇蒙古之意。時以蒙人于信印刺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爲不侵不叛之臣者。豈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唯謹也。（闕名筆記）

異識資齋。關雲長公嫩髭髯。內一鬚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若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先往。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夜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捋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辭去者是鬚也。未幾。遂有臨沮之變。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效。有司夢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焚香告許。至午果雨。雨霽。澹雲中烏龍見身。有司遂爲建祠。圣土得一長鬚。意卽龍也。因以塑於頸中。題其廟爲鬚龍廟。按此事較玉泉顯烈。尤爲奇幻。而三國志衍義不載。壯繆大名。熟於茆欄婦孺之口。此說獨鮮稱道之者。特表而出之。（花朝生

筆記）

三國志有古俗二本。俗本紀事多乖誤。如曹后罵曹丕。詳於范書。而俗本反誤書爲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於臯姬傳。而俗本但記其歸吳。孔融薦禰衡之表。陳琳討曹操之檄。文情並茂。錄入文選。而俗本皆缺而不載。諸葛亮無欲燒魏。延於上方谷之心。諸葛瞻無得鄧艾書而猶豫之事。俗本皆好爲絢染。以誣古人。七言律詩起於唐人。而鍾繇王朗頌銅雀台。蔡琰題館驛屋壁。皆作七言律體。此其謬誤處也。且文中加入之乎者也等字。詞句又冗長。轉轉格磔如鳥語。尤見其拙。小說本有文言白話之別。文言加入白話。則俗不可耐。猶之白話加入文言。亦酸腐不可讀也。且白話中入以虛字。每成笑柄。林琴南有云。京中有農者。兄遠出。弟寓之書。其時適死一人。而市肉較貴。新雇一佃戶。而其嫂方孕也。書曰。村中死一人。其肉賣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來一佃戶。嫂嫂肚子所以又胖矣。其所以矣諸字。都極可玩味。肉人肉也。嫂嫂肚子之胖。以新來一佃戶也。故於白話之中。加入文言之語助。必有耐人尋繹之處。三國衍義特卷帙繁重。讀者不經意而已。（缺名

筆記)

古城會一劇。取材於三國衍義。寫得翼翼有生氣。其實作者想當然耳。關羽未斬蔡陽也。蜀志羽傳。羽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唯先主列傳有紹遣先主將本兵之汝南。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亦未明言斬陽者爲關羽。卽果爲羽。則已在先主營中。更無與張飛在古城衝突之事。衍義附會爲羽事。更周內爲古城事。小說之善武斷。作如是觀可也。(同上)

水滸原第十四

西游記一書。論者謂其結構取法於中庸。言亦近理。道光時。滿人文夢薌。頗深於邵子之學。謂水滸傳亦由易象參入。人舉宋江李逵劉唐三人相質。答曰。宋江。訟也。天水。訟。故號及時雨。刀筆吏出身。取訟象。人事起於訟。故以爲之首。李逵。井也。水風井。故號黑旋風。訪柴進入井。迎母入井。取井象。劉唐。鼎也。火風鼎。故號赤髮鬼。縛之供桌。取鼎象也。或又問水滸祇三女。扈三娘號一丈青。何義。答曰。卦祇三

陰。故以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象之。三娘歸妹也。雷澤歸妹。震三兌七。合成一丈。震居東方。其色青。扈成之妹。歸於王英。取卦象爾。其言亦甚新奇。（缺名筆記）

西遊記 原第十七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記海上老僧休如語云。奎基法師者。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膂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徧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玄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爾。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爲開示數語。卽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今相宗諸祕奧。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飢則恣餐。飽則麴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掛其餘於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之三宿。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爲粗行者。臙穢所觸耶。供者曰。不然。

我輩嶽瀆小聖爾。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爲之三歎。久之曰。我不能也。而奉律益嚴。按此亦唐三藏取經軼聞。不知出何藏何函。休如旣不爲君實道之。君實亦不能言也。近人知此故實者。蓋甚鮮矣。茲爲拈出。聊供讀西游衍義之談吻云爾。（花朝生筆記）

杜甫遊春 原第二十九

杜甫遊春一劇。爲王九思作。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鄠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檢討。值劉瑾亂政。悉調部屬。敬夫獨得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降壽州同知。勒致仕。盛年見擯。無所發泄。時長沙李西厓枋國。敬夫遂恨西厓入骨。隨寄情詞曲。作爲歌謠。杜甫一劇。亦當時所作。嬉笑謔浪。力詆西厓。關隴之士。縹然和之。嘉靖初。纂修實錄。有議起敬夫者。或言於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固指西厓。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遂放廢終身云。余謂敬夫身世。與康對

山相似。敬夫之遊春記。對山之中山狼。所作之曲相似也。敬夫以逆瑾而廢。對山亦以逆瑾而廢。所坐之事又同也。卒之同廢其身。亦可惜矣。（顧曲塵談）

金餅梅 原第三十

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湖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忬不忍舍。乃覓名手撫贗者以獻。先是忬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攜之歸。裝潢書畫。旋薦於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卽此便知其僞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爲人。不復重用。會俺答人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鄢茂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繇。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餅中供梅。遂以金餅梅答之。但字跡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

知。觀之大悅。把玩不寘。相傳世蕃最喜修脚。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專心閱書。故意微傷脚跡。陰搽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儼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銷夏閑記）

四聲猿 原第三十七

徐文長四聲猿。膾炙人口久矣。其詞雄邁豪俊。直入元人之室。禰生罵曹。迄今猶有演之者。余最愛其翠鄉夢中之收江南一曲。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餘言。較虞伯生之折桂令詞。其才何止十倍。且通首皆用平聲。更難下筆。才大如海。直足俯視玉茗也。又女狀元中二犯江兒水四支。亦佳。其弟四支尤妙。云。浣花溪外。茆舍繞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處野人扶杖。敲響扉柴。現久相依。不是纜。幸梨棗熟。霜齋我栽的。卽你栽。儘取長竿。關袋打撲。頻來。舖餐權代。我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此詞不獨顯出老杜廣廈萬間之意。實足見文長之心。固不當僅賞其詞。

也。或謂文長四曲俱有寄託。余嘗考之。文長佐胡梅林宗憲幕。時山陰某寺僧頗有遺行。文長曾嗾梅林以它事殺之。後頗爲厲。又文長之繼室張。才而美。文長以狂疾手殺之。又文長助梅林平徐海之亂。嘗結海妾翠翹。以爲內援。及事定。翠翹矢志死。吾鄉秦膚雨曾作翠翹歌以弔之。頗不直文長所爲。故所作四聲猿。翠鄉夢。弔寺僧也。木蘭女。悼翠翹也。女狀元。悲繼室張氏也。此說雖出王定桂。然無所依据。亦不可深信。且漁陽一劇。未嘗論及。其言亦未完全。（藻按。漁陽一劇。殆青籐之夫子自道耳。）不如勿深考之爲愈也。與其鑿空。不若闕疑。余僅喜其詞之超妙而已。它何論乎。（同上）

徐文長自號天池生。所箸有四聲猿。袁石公令錢塘見之。以爲有明第一曲。四聲猿者。四劇也。一詠禰衡。一詠玉禪師。一詠木蘭。一詠黃崇嘏。取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而名也。應以禰衡爲最。（曲欄閒話）

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朗郎之屬。爭師事之。唯肖。而良輔自謂不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卽反復數校。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旣登壇。卽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浣紗記。吳越春秋。及江東白苧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棋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燭燭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謂之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崑腔之法。莫能易也。其後懋仁靖父兄弟。皆能入室。間嘗爲門下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爲一時登壇之彥。李季膺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梅華草堂集）

紅拂記 原第四十四

張說虬髯客傳。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

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
 而見。侍婢羅列。頗備於上。末年尤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杰爲心。不宜踞見
 賓客。素斂容起謝。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嘗公之騶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
 於前。獨曰。公旣去。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
 領之。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俄者。公起問焉。乃紫衣髻婦人。夜
 囊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延之入。脫衣去。歸。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眉。面
 驚蒼耳。曰。妾侍楊司空久。聞天下士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
 犇爾。公曰。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妾無成。去者甚
 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已詳。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
 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瘡喜瘡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
 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而意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

靈石旅邸。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塞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遙視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遂呼李郎。且來見三兒。公禮之。遂環坐。客曰。煮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抽篋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他人見問。固不言。於兒則無隱耳。具言其緣。曰。然則何之。曰。然。將辟地太原。有酒乎。曰。主人。酒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刀切心肝食之。曰。此人天下貫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氣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其非常。其餘將卒而已。姓何氏。曰。靖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今何爲。曰。

州將之子也。曰：似矣。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其可。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去。公與張氏驚且憇。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亦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卽遣使往迎。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嘿然居末坐。飲數盃，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往。道士與虬髯已先到，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弈。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文皇來，長揖就坐。道士一見，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因偕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復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旣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孃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

壯麗。青衣二十人。引之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旋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相見懽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入中堂。盤筵之盛。王公不侔。次出女樂。旅奏於庭。若從天降。非人間所有。食畢。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所覆。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指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吾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三五年內。卽當太平。君以奇特之才。輔不世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絕代之執。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建功立業。勉之哉。此後十數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今爲汝主矣。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從一奴而去。數步。遂不見。靖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一匡天下。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東南蠻奏曰。

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賀之。明張伯起紅拂記傳奇。蓋衍此事。案此傳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太宗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可疑者。傳奇之舛繆。又不待論矣。（花朝生筆記）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髮曰鬚。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罽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於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考其繆始於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柳南隨筆）

白練裙 原第四十八

南城鄭應尼（之文）公車下第。薄游長干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頗不禮應尼。應尼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調。聚優唱演。召湘蘭觀之。微笑而已。時定襄傅司業某。清嚴訓士。召應尼跪廡下。出一編擲地。數之曰。舉子故當爲輕蛺蝶邪。收以夏楚。（瑞藻按。應尼自是雋才。此特風流小故耳。傅公張皇乃爾。殆以護花使者自居邪。湘蘭一世之雌。洵然洵然。）錢蒙叟云。應尼成進士。傅公爲北祭酒。介予往謝過。崇禎末。余作長歌寄應尼。有子弟猶歌白練裙。行人尙醉湘蘭墓。應尼亦次韵卻寄。（堅瓠集）

東郭記 原五十六

余嘗重刊東郭記傳奇。原不署作者姓氏。高郵孫臞媛君。旣炎爲作小引。據貴筑姚芒父棗猗室曲話。定爲明萬曆間孫仁孺撰。後余得明人雜紀鈔本。中有一則。適論此記。則云歙縣汪道昆伯玉所作。引徵極博。較爲可信。已詳之前筆矣。今年

冬。與梁溪王君莼農。蘊章於詞曲之學。有所論列。郵筒往來。月凡數次。一日。王君書來。云此記係徐陽初撰。與紅梨同出一人手筆。余按陽初工於倚聲。錢虞山題其小令。以高明爲比。傳奇自紅梨外。有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各家記載。亦屢及之。從未有言東郭記亦係此君作者。然王君固深於此道。雜劇院本。有聲海內。其說要自有本。因復以書詢之。旋得復。謂居恆讀此記而好之。亦曾考求作者姓名。適友人吳瞿安梅臧有紅梨東郭。皆是明刊出象精本。題名概書陽初子撰。洛誦生評。覺夷君梓。故確知爲徐氏筆也。此爲初刊本。流傳極少。後所以傳無名氏者。緣當時以綠牡丹事。誣以非聖。遂隱其名耳。此論甚新。真乃聞所未聞。而言之又鑿鑿有據如此。其殆可信也。特記之。告世之讀東郭者。

(花朝生筆記)

明傅青主先生。山有儼驕其妻妾曲。全集不載。說者謂可頡頏賈島西齊人章彥詞。余意直可作東郭記傳奇讀也。具錄於次。

(丑唱混江龍) 蟠間何在。是誰人涎臉守荒臺。滿腔內抱著鬼胎。味本心且做出豪華態。一步步胡愚亂想。禁不住往事擾胸懷。見幾家雕門朱戶。廣廈高臺。可恨的烏大人聲加嘍爾。可羞的何公子食賜嗟來。真個是相逢不用多迴避。誰憐我十謁朱門九不開。幸只幸人藏閨閣。風隔牆隈。

(白) 說話之間。早到自家門首。呀。俺今日這場真大醉也。

(油葫蘆) 掛別了多情賢主。打發回健步奴才。對柴門漫誇口海。難道我酒囊飯袋。不強似衣錦回。怎不見妻妾迎門笑臉陪。想他們話富貴。敍飲食。數交遊。說不盡風流概。咱大聲疾呼。他應忙步下堂開。

叫門科。內不應科。再叫門科。內再不應科。再叫門科。且上不應。開門還坐科。丑推門閃入科。(白) 呀。俺今日這場真大醉也。

(天下樂) 恨那些王公長者過相愛。置酒相邀深接待。暢飲呵開懷。怎奈他殷勤禮意苦相陪。滿玉液手中擡。酌金罍頂上戴。那管人東倒西歪。一遭遭醉鄉回。

(白)貪盃之客。偏遇勸飲之主。似此顛倒模樣。真來見不得你們。從今後凡遇富貴相邀。也須略略迴避些。呀。娘兒們。你看我今日真大醉也。且不語低首科。
丑怒科。

(元蘇令)俺不曾食天祿位列金階。難道我咬菜根餓臉窮腮。每日來受盡了肉山酒海。試問你仰望誰也不負終身賴。我曾見大人家琴瑟調和諧。

(旦哭白)我也深仰望。我也託終身。誰想遇人不淑。到今日反作了乞人歸了。
(江風)嘆鰥才放浪出形骸。到處人傾蓋。是誰人忌妒心多。反將人名節壞。面目異窮胎。語言增壯采。你幾曾見此英雄丐。

(旦哭白)也休說眼兒。也休說耳聞。你到底到墻間做甚來。吃甚來。

(勝葫蘆)休言語。漫疑猜。一提口便興致紛來。是那日豪情勝概。更兼得雲淨天開。適遇著踏青密友。飲宴朋儕。相攜手徑出了東郭門外。走徧了青疇綠野。望見了古墓幽臺。

(後庭花)到其間。弔古人悲咽多慷慨。訴知交零落歸塵埃。甚功名。祇見那白楊幾把。好文章。只落得黃土一坯。嘆幾聲英雄安在。禁不住我滯酒沉杯。

(旦白)墻間之乞。是我眼中親見。你還花言巧語。欲來騙誰。(丑白)是誰著你去來。哎呀。你敢今日纔知道麼。

(蝶落金錢)幾到長街去買獸。漫將富貴擾心臺。你會記是那日門迎顯者來。

(前調)十載榮華入素懷。一朝識破盡成灰。何如你夢守空閨得自在。

(白)罷罷。我實對你們說。

(柳葉兒)你何苦搜究根芽。你看看人情世態。扁額煥門臺。牙纛兒森排。銘碣豎崔巍。武將文魁。節士奇才。你焉知他究裏由來。

(寄生草)說起來真假難解。分甚麼好歹。我曾見三千珠履。我曾見十二金釵。人見他白日驕人。誰知他昏夜乞哀。問問他面目本來。要都是飢渴之害。爲心害。我齊人真乃齊諧。不害羞與他個樣兒擺。鑄禹鼎神奸畢在。爲世人弄一齣傀儡。

(且白)不羞自己。反扯他人。似你這樣兒。若何結果。

(耍孩兒)倏倏蜉蝣天地內。渺渺兮一粟滄海。一生衣食巧安排。何用你計慮徘徊。真個是拖條竹杖家家酒。戴個頭巾處處齋。你也休疑怪。俺一身灑脫。滿口諧諧。

(且白)不說長。不道短。難道你就在嘴上打攪麼。

(四煞)首陽餓墨胎。陋巷困顏回。陳仲子半李精神。你不看利積萬金家炙手。官求千里位調梅。問此中將何賴。也只爲輕身肥口。子祿妻財。

(且白)不說富貴。還要人品。你怎涎臉着此。

(三煞)說甚麼安邦手。說甚麼定國才。說甚麼懷芳佩潔冰霜概。說甚麼桂萼歎香才子筆。說甚麼桃花浥露美人腮。看誰人能相待。任你個金姿玉質。只落到石竇山崖。

(且白)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似你的名頭。只乞丐了。

（二煞）閱古今。真心灰。論功名。空相饜。流芳遺臭難分解。你不看歲月消磨功德譜。山林汨沒聖賢材。我齊人真憊嬾。尙落得人傳書籍。語誦嬰孩。

（旦白）全不知媿。一味頑皮。夫也不良。乃之於此。這正是百歲有天深仰望。一身無主嘆流離。（丑白）一平常事爾。便爾大驚小怪。哎。哎。婦人家沒有見識。往往如此。

（尾聲）對人前把面皮抓。背地裏把良心壞。問源流也沒甚師徒派。且將這混世方兒傳流千萬載。（同上）

牡丹亭 原第六十一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痘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宛之容。愈不可偪視。年十七天。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

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料。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寤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跡。適媚可喜。當家人也。某嘗受冊其母。請祕爲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爲君家玩。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邪。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於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副本。將上湯先生。謝耳伯愿爲郵。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抵某。聞太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華草堂。并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前。取西廂公案參倒洞。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錄。甚急。某無以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瑠璃脆。斯亡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邪。挑燈三嘆。不能無憾於耳伯焉。

（梅花草堂集）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真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

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宋小岳爲杜麗娘。尙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二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啓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履園叢話）

湯若士文章。在我朝指不多屈。出其緒餘爲傳奇。驚才絕艷。牡丹亭尤爲膾炙。往歲聞之。文中翰啓嫩云。若士素恨太倉相公。此傳奇杜麗娘之死而更生。以況曇陽子。而平章則暗景相公也。按曇陽仙蹟。王元美爲之作傳。亦旣章章矣。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曇陽入龕後復生。至嫁爲徽人婦。其說曖昧不可知。若士則以爲實然耳。聞若士死時。手足盡墮。非以綺語受惡報。則嘲謔仙真。亦應得此報也。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才思。而室無姬妾。與夫人相莊至老。似不宜得此惡報。定坐嘲謔仙真耳。（活埋尸識小錄）

雲間陳眉公人泮。卽告給衣頂。自矜高致。其實日奔走於太倉相王錫爵長子縵山名衡之門。適臨川孝廉湯若士在座。陳輕其年少。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湯書

可以棲遲。蓋譏其在衡門下也。陳銜之。自是王相主試。湯總落孫山。王歿後。始中進士。其所作還魂記傳奇。憑空結撰。汗蠟闔壺。內有陳齋長。卽指眉公。與唐元微之所著會真記。元王實父衍爲西廂曲本。俱稱填詞絕唱。但口孽深重。罪干陰譴。昔有人遊冥府。見阿鼻獄中。拘係二人。甚苦楚。問爲誰。鬼卒曰。此卽陽世所作還魂記西廂記者。永不超生也。宜哉。（消夏閑記）

湯義仍有哭婁江女子詩。敘略曰。婁江女子俞二娘。年十七。未適人。酷嗜牡丹亭傳奇。批注其廁。幽思苦均。有痛於本詞者。憤惋而終。周明行中丞言。王相國嘗出家樂演此劇。言吾老年人。頗爲此曲惆悵。王寓泰亦曰。乃至俞家女子好之之死。情之於人甚哉。詩曰。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臨川四夢。首推還魂。俞氏女豈卽阿麗兒身邪。批之註之。可亡憾於王維舊雪圖矣。（義仍答凌初成曰。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音。有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煤。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柳亭詩話）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妒奇才耶。內子當旁語曰。當繇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頷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細縲司矣。（閒餘筆話）

湯若士先生玉茗堂。亂後久燬。兵火門人常熟陸輅次公。通判撫州。捐俸泉卽堂址重新之。落成日。徧召太守以下諸同官。泊郡中士大夫。大集堂中。令所攜吳伶合樂演牡丹亭傳奇。竟夕而罷。自賦二詩紀事。一時江右傳之。多屬和者。（居易錄）

占花魁 原第六十八

李玄玉（玉）蘇州人。崇禎間舉人。國變後不出。家居數十年。專以度曲爲事。與吳梅村友善。有北詞廣正譜。卽梅村爲之序也。所作諸劇。共三十三種。今所傳述人

口者。占花魁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而已。其詞雖不能如梅村西堂之妙。而案頭場上交稱利便。錢牧齋亦深愛之。至比之柳屯田。亡名氏新傳奇品云。李玄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蓋老斲輪手也。其占花魁一劇。爲最得意之作。勸妝北詞。更是神來之筆。其醉歸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游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顧曲塵譚）

釵釧記原第七十一

釵釧記傳奇。余前曾考之。顧語焉不詳。頃讀宋李昌齡樂善錄。載此事始末甚備。具錄如下。資讀者之印徵焉。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服。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復審。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泉。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

詣知州。屏人告曰。嚮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卽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急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日。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祇欲拔寃。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晉擢。自幙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錄。又云。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旣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晉芻粟。卽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按此與治同州富民獄。

事類。大小不同云爾。(花朝生筆記)

人天樂 原第八十四

黃九煙先生(周星)人天樂傳奇。余家舊有一本。今佚。尙憶卷端有製曲枝語十條。蓋填詞旣成。自道此中甘苦者。昨檢昭代叢書。載有全文。亟錄於此。雖云滴水可知大海味。益令我難忘先生詞耳。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繇。湊泊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時乎。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移之於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

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如何。未可草草。卽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譚乎。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卽東嘉琵琶。政自不免。至於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於此類。皆一概禁絕之。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描夫容。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於聖經賢傳。然旣已相沿數百年。卽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於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繫於曲名之新舊乎。故余於此類。皆深惡而痛絕之。至於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卻又用不著。旨者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視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餽釘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

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彊移之於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經。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氣勃勃。生趣麩麩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於斯。豈獨訂曲爲然耶。製曲之訣。雖盡於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於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曲至元人。尙矣。若近代傳奇。余唯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花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真文庚青侵尋。一概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如

此附識以質周郎。余自就傅時，卽喜拈弄筆墨。大抵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繇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迺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尙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嘆。今按製曲之奧，突此雖未備，然亦可盡其大概。人天樂在曲苑中，居何地位，亦畧可睹矣。（花朝生筆記）

燕子箋原第八十八

阮圓海大鍼，依附客魏。廉恥喪盡，後與馬士英迎立福王。位至司馬。乙酉之變，又復投誠北庭，道死僊霞。其人其品，固不足論。然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元人。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置諸不論也。阮所作共五種：曰雙金榜，曰牟尼合，曰忠孝環，曰春燈謎，曰燕子箋。五種中以燕子箋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余於石巢

諸曲。祇有春燈謎燕子箋二種。他則未見。春燈謎以十認錯爲悔過之言。今讀其詞。殊不足取。除遊街北曲一套外。餘皆不堪評論。僅足供優孟之衣冠耳。唯旅泊中一江風一支。頗有玉茗風度也。詞云。可憐宵小泊在黃陵廟。淡月江聲小。閃風鐙。苦竹叢蘆。似有靈妃笑。雲旗卷夜潮。騷魂何處招。向歸鴻支下。傷秋料。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如第一折之滿庭芳引子。末二句云。芸窗下。寒香晴雪。箋釋送窮文。寫像折中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羞慚煞。打草藁顧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駭像折中云。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是不曾在馬上牆頭也。露了紅粉些兒一線輕。且向小閣晴窗勸笑顰。題箋折中云。逗花叢若個兒郎。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啞丹青問不出真和贗。拾箋折中云。破工夫描寫出當鑪豔。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敢則他精神出落的忒端然。因此上化爲雲雨飛去到陽臺畔。差送了東風圖畫美人顏。倒變做南海水月觀音面。又這霞牋。香闥妙填。明說出丹青收管。抽黃數白。便

班姬怎讓先。閒思遣。那打熱的相思情怕閃。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初婚折中云。這像畫的人兒入手也。那畫像的人兒知他在何處歇。少不得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諸如此類。皆芬芳秀逸。字字本色。的是三折肱於此道者。惜乎立品不端。爲士林所不齒。然則人可不爲善人哉。(同上)

夢樓先生。以書法名世。尤好詞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相隨。其辨論音律。窮極要妙。葉懷廷納書楹一書。多先生糾政之處。世稱葉譜功臣。先生斥阮大鍼燕子箋。以尖刻爲能事。自謂學玉茗堂。全未窺其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是說余以爲不然。圓海詞筆。靈妙無匹。不得以人廢言。雖不能上抗臨川。又何至下同湖上。寫像一齣。尤非芥子園所能夢見。(曲欄閒話)

秣陵春 原第九十一

吳祭酒作秣陵春。一名雙影記。嘗寒夜命小鬟歌演。自賦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事淒涼。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綠楊池館逢高

會。身在他鄉。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仔細思量。偷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曲周郎。時祭酒將復出山。晉江黃東厓詩云。徵書鄭重眠餐損。法曲淒涼涕泪橫。正謂此詞也。祭酒又自題一律云。詞客哀吟石子岡。鷓鴣清怨月如霜。西宮舊事餘殘夢。南內新詞總斷腸。漫溼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問寧王。重翻天寶梨園曲。減字偷聲柳七郎。（詞苑叢談）

吳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臨春閣。通天臺。純爲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慷。令人不堪卒讀。余最愛秣陵春。爲其故宮禾黍之悲。無頃刻忘也。其開場一引云。燕子東風裏。笑青青楊柳。欲眠還起。春光竟誰主。正空梁斷影。落花無語。憑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來矣。欲留春住。避愁何處。詞中欲眠還起。一番桃李。春光誰主。皆感傷時世。憑弔一身也。又泣顏回云。蘇壁畫南朝。泪盡湘川遺廟。江山餘恨。長空黯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興亡斷碣。先人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雒陸機年少。集賢賓云。走來到寺門前。起得起初勅造。只見赭黃羅帕御牀高。這壁廂擺列着。

官員輿阜。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鐃。半空中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煙縹緲。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碑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挂寒潮。沈鬱感慨。令人泣數行下。余曾題詩云。金華殿上題名日。白袷飄然一少年。老去填詞多感慨。龍髯攀泣渺南天。蓋亦道其實也。（顧曲塵談）

桃花扇原第九十二

孔云亭（尙任）與梁溪夢鶴居士顧天石（彩）友善。初作小忽雷傳奇。皆天石爲之填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業已出都。時湖州岳端好客且喜詞曲。南中清客如王壽熙、顧岳亭諸君。皆在岳端幕府。云亭乃與之商訂音律。得成此絕世妙文。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內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諸折。輒皺眉頓足曰。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余謂桃花扇不獨詞曲之佳。卽科白中詩詞對偶。亦無一不美。如葉分芳草綠。花借美人紅。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樓。及上下本結穴之五七律兩首。幾

乎無一字不斟酌。搏兔用全力。唯云亭足以當之耳。平生著作甚富。所作經筵講義。爲一時臺閣所不及。聖祖尤器之。故以一國子生員。不數載而至部曹。皆文字契合之因也。其出山異數記。卽紀遭遇之由。見昭代叢書中。袁簡齋隨園詩話。曾載其詩數首。且云不甚出色。非篤論也。(同上)

明季張可大。上元人也。總兵登萊。會袁崇煥殺毛文龍。將卒反。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以其子諸生薇。字瑤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瑤星不屈。賊械繫之。迺罄所有以予賊。得釋。其妻已先死。歸里後。寄居山中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爲白雲先生。今桃花扇傳奇。演弘光朝。受薇爲錦衣衛。阮大鍼委鞠侯朝宗事。掛冠而逃。卒年八十有八。(銷夏閒記)

阮大鍼黨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檄數其罪。作留都防亂揭。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宜興陳定生。商丘侯朝宗。實主之。所謂四公子也。大鍼譜燕子箋。家伶一部。能演是劇。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四公子置酒雞鳴埭。

徵阮侖以侑。大鍼心竊喜。立遣侖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坐嘆賞。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鍼。遂戟手詈罵不絕。大鍼大怒。銜之。次骨。弘光擁立。大鍼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復社黨人。購四公子甚急。定生下獄。餘皆走免。四公子之禍。實基於雞鳴埭聽曲時也。桃花扇偵戲一齣。從大鍼著筆。始而驚。繼而喜。繼而怒。且懼。寫僉王失路。鬚眉欲活。云亭之筆。誠類寫真器械。（曲欄閒話）

孔云亭桃花扇。深情悱惻。自在燕子箋以上。訪翠眠香兩齣。香馥穠豔。極一種美滿愉快之旨。尤爲空前絕後之作。而鋪敘亦極其能事。哭主一齣。生氣勃勃。讀之尤能引起人一種愛國精神。（同上）

桃花扇分三大忠臣。史閣部。有明忠臣也。左寧南。烈皇忠臣也。黃靖南。弘光忠臣也。寧南當烈皇時。已形跋扈。瑪瑙山之戰。未嘗無功。楊武陵攘爲己有。拜斗牛衣之賜。賞不及左。因此怏怏。縱賊中原。致不可遏。宏光初立。擁戴者皆邀殊錫。寧南

不與。率師東下。以清君側爲名。非爲故太子也。孔云亭原稿第十三齣。直序寧南謀逆。脅何忠誠公同叛。何公投江。逆流六十里。遇神獲救。諸軼事。左夢庚亟以千金爲云亭壽。哀其削去。云亭遂改哭主一齣。激揚慷慨。宛然爲烈皇復仇。與史黃鼎立而三。爲勝國忠臣之殿。洵乎文人之筆。操予奪權也。然而黃金之力。亦云偉矣。(同上)

一捧雪原第九十九

湯裱補善鑿古。人以古玩賂嚴世蕃。必先賄之。世蕃令辨其真僞。其得賄者。必曰真也。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擇端清明上河圖臨本。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爲僞。世蕃大怒。後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則先以誑騙遣戍矣。余聞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圖。皆寸馬豆人。中有四人擣菹。五子皆六。而一子猶旋轉。其人張口呼六。湯裱補曰。汴人呼六。當撮口。而今張口。是操閩音也。以是識其僞。此與東坡所說略同。疑好事者傳會之。近有一捧雪傳奇。亦此類。特甚世蕃之惡耳。(活埋廣識小

錄)

繆荃孫氏雲自在堪筆記云。延陵郡湯曰忠。卽世所稱湯裱褙也。昔在京師。見景鈔元遺山集四十卷。後有湯卿跋語。卽此人。周文矩文會圖。宋徽宗題。蔡元長依韻和。董思白題云。此畫陸太保以千金購之。後爲胡宮保宗憲開府江南。囑項少參竺壽購此圖。以貽分宜。分宜敗。歸內府。朱太尉希孝復以俟伯俸准得之。太尉歿。項於肆中重價購歸。此圖在嚴時。湯裱褙裝成。軸桿內題云。嘉靖庚寅六月望日。延陵湯曰忠重裝。案自一捧雪傳奇行。而湯裱褙之名。籍甚人口矣。的名曰忠。塵見於此。(投轄小志)

西樓記 原第一百二

金山姚石子君(光)懷舊樓叢錄六十種曲一則有云。西樓記爲袁籜广所撰。我友吳江陳去病撰五石脂。言吳江沈同和字志學。隱跡白蜺江之潯陽灣。以私匿名妓周綺生。築西樓以居之。故好事者遂爲西樓記傳奇。記中所稱池三爺者。卽

指同和。穆素徽以比綺生云。案清代短書雜說。皆以穆素徽爲實有其人。從無有悟其爲傳奇所託之假名者。袁才子詩話。紀曉嵐筆記。且云素徽貌頗不美。幾似嚙語。巢南之說出。而三百年之訛傳。始豁然矣。五石脂原書。余未得見。意所論列。當不如叢錄所引之略。今錄錢牧齋列朝詩閨集。及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之說。以證之。錢云。綺生名文。嘉興人也。體貌閑雅。不事鉛粉。舉止言論。儼如士人。樵李縉紳好文墨者。每召綺生。卽席分韻。以爲風流勝事。綺生微詞多所譏評。有押池韻。用習家池者。綺生笑曰。毋乃太遠乎。諸公皆拂衣而起。嘗有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新安王太古。詞場老宿。見綺生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矣。李本寧流寓廣陵。與陸無從顧所建結淮南社。太古攜綺生詩。詫諸公曰。吾能致綺生入淮南。以張吾軍。諸公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吳門。松陵一元氏者。已負之而趨矣。綺生旣辱身養卒。敝衣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不復爲詩。時作小詞寓意。一元氏以五七

言回環讀之。汔不能句。綺生乃開顏一笑也。無何。悒鬱而死。嘗有句云。侍兒不解
春愁。報道杏花零落。聞者感傷之。朱云。綺生善小詞。沈純父林居。端午召客。呼之
侑酒。不至。次日始來。問其故。曰。昨偶席上賦詩未就。爾純父曰。爾能詩。試卽景以
五月六日爲題。綺生朗吟云。酒賸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坐客咸擊節。由是詩名大
起。縉紳若高元期、李君實、皆與酬和。錢氏列朝詩集。謂爲松陵一元氏負之而趨。
悒鬱而死。所云一元氏者。除名會元沈同和志學也。予於乙酉冬。猶及見之。酒間
談論。援古證今。娓娓不休。亦未至以五七言讀詞。回環汔不能句。第於帖括。則全
不解耳。（懷香樓閒話）

黃尊素說略。沈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邀之私宅。出土憎茲多口試之。終日
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書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口。又云。同和初納一詩
妓。偶以淫婦詈之。妓應聲云。這淫婦倒是我自家掙的。譏其場中倩人也。近孟心
史先生。撰西樓記傳奇考。繁徵博引。備極詳贍。此二事未見採入。特爲拈出。以資

一粲（花朝生筆記）

張元鑒。名國經。本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皆稱婁塘張二。偶爲某青衿所叱辱。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拳棍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卽其人也。後以舞事繫獄。久而得出。年七十餘。將死。口占一詩曰。學書學劍兩茫茫。六十年來十萬觴。龍戰未休騎鶴去。且從冥漠看滄桑。此詩氣概。儘足副其生平。（亦巢偶記）

長生殿原第一百四

康熙中曲家。有南洪北孔之說。孔爲云亭山人。洪卽泉唐洪昉思（昇）也。昉思學詩於漁陽。深得精華。漁陽亦亟稱之。少年卽精於音律。有孝節坊。聞高唐諸傳奇。而傳之不甚顯。卽如長生一劇。非在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恐亦不能流傳。廣且遠者如是也。余謂長生殿取天寶前遺事。收拾殆盡。故上本每多佳製。下半則多由昉思自運。如冥追、尸解、情海、神訴諸折。乃至鑿空不實。不如桃花扇之句句可作。

信史者多焉。唯其詞句采藻。直入元人之堂。與所作北詞。不在關馬鄭白之下。且宮調諧和。譜法修整。礪居云亭之上耳。昉思有一女。名之則亦工詞曲。有手校長生殿一書。取曲中音韻。逐一註明。其議論通達。不讓吳吳山三婦之評牡丹亭也。

（顧曲塵譚）

臨川夢 第一百十六

蔣心餘太史。士詮。性峭直。不苟隨時。以剛介爲和。坤所抑。留京師八年。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明湯玉茗相類。因爲臨川夢傳奇。以自况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旣醒之身。復入於旣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

（清稗類鈔）

尹文端再官江督。袁子才已罷官。被處士服。出入節署。又善以諧詞媚尹。材官騎士。折簡嘉招。蓋一日無子才不樂也。蔣心餘遊江寧。文端招飲。坐客有子才。及秦

澗泉學士分韻賦詩。澗泉詩先成。文端不以爲佳。心餘次上。閱畢。不作一語。至子才詩。則啓顏稱善。心餘陰有不曠。所撰臨川夢。極詆眉公。云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又云。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隱然一子才也。錢受之列朝詩集小傳評眉公詩。取其便娟輕俊。聊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心餘本此。牧齋稱眉公重然諾。饒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陰符之術。又云。交游顯貴。接引窮約。茹吐軒輊。具有條理。子才爲人。亦頗近此。心餘雖以傳奇修文端私憾。實爲子才作一重公案也。（藥裏慵譚）

紅樓夢 原第一百二十一

謁宋于庭丈（翔鳳）於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爲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爲珠遺事。曹實棟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遂成此書云。（能靜居筆記）

吳棫邨清涼山讚佛詩五首。爲前清詩中一疑案。第一首第四韻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言董姓也。以下漢皇坐法宮云云。至對酒毋傷懷。言皇帝定情。種種寵愛。以及樂極生悲。念及身後事也。第二首第三韻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言董姓者竟死也。以下孔雀蒲桃錦云云。至輕我人王力。言種種布施。以及大作道場。皇帝亦久久素食也。末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先逗起皇帝將遠游也。第三首首韻云。八極何茫茫。曰往清涼山。言將往清涼山求之。以應第一首首六句云。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言生有自來。本從五臺山來。故亦往五臺山去也。自此山蓄靈異。至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諸句言來去明白。與山中見此天人。寄語勸皇帝出家。脫屣萬乘也。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鑿。四句言非正大光明舍身出家。迺託言升遐也。第四首自嘗聞穆天子云云。至殘碑泣風雨。言古天子之遠遊求仙。及佳人難再得。遂棄天下臣民者。以譬實係出

家。而託言升遐之事。不然。如安南國王陳日燁。傳位世子。出家修行。庵居安子山紫霄峯。自號竹林大士者。正可比例也。至天地有此山以下。則明言皇帝在五臺山修行矣。故有怡神在玉几。及羊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屨。各云云也。於是相傳爲章皇帝董妃之事。然滿洲蒙古無董姓。於是有以董貴妃行狀。與影梅庵憶語。相連刊印者。有謂紅樓夢說部。雖寓康熙間朝局。其言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者。紅樓夢中諸閨秀結詩社。各起別號。獨黛玉以瀟湘妃子稱。曾輝耀寒碧孤吟。爲小宛而作。多言生離。而序言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巨璫可奴。末又言旦夕醉倚沈香。詔賦名花傾國。當此捧硯脫靴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有與姬決捨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石遺室詩話）

紅樓夢一書。所指皆雍乾以前事。寧國榮國者。卽赫赫有名之六王七王第也。二王於開國有大功。賜第弘敞。本相聯屬。金陵十二釵。悉二王南下用兵時。所得吳

越佳麗。列之寵姬者也。作是書者。乃江南一士子。爲二王上賓。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二王倚之如左右手。時出其愛姬。使執經問難。從學文字。以才投才。如磁引石。久之遂不能自持也。事機不密。終爲二王偵悉。遂斥士子。不予深究。士子落拓京師。窮無聊賴。適成是書以志感。京師後城之西北。有大觀園舊址。樹石池水。猶隱約可辨。或曰。是書實國初文人。抱民族之痛。無可發泄。遂以極哀豔極繁華之筆爲之。欲道滿人奢侈而覆其國祚者。其說亦非無稽。試讀第一回之詩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其言何等悽楚痛絕。則知其中有絕大原因。非遊戲筆墨自道身世者可比。或曰。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於其敘元妃歸省也。則曰。當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於其敘元妃之疾也。則曰。反不如尋常貧賤人家。娘兒兄妹們常在一塊兒。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此其關係於政治上者也。（清稗類鈔）京師有陳某者。設書肆於琉璃廠。光緒庚子。避難他徙。比歸。則家產蕩然。懊喪欲

死。一日訪友於鄉。友言亂離之中。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君固業此。趣視之。或可貨爾。陳檢視其書。乃精楷鈔本紅樓夢全部。每葉十三行。每行三十字。鈔之者各注姓名於中縫。則陸潤庠等數十人也。迺知爲禁中物。亟攜之歸。而不敢視人。閱半載。由同業某介紹。售於某國公使館祕書某。陳遂獲巨資。不復憂衣食矣。其書每葉之上。均有細字朱批。知出於孝欽后之手。蓋孝欽最喜閱紅樓夢也。

(同上)

紅樓夢一書。風行久矣。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爲紅學。而嘉道兩朝。則以講求經學爲風尚。朱子美嘗訕笑之。謂其穿鑿附會。曲學阿世也。獨嗜說部書。曾寓目者。幾九百種。尤精熟紅樓夢。與朋輩閑話。輒及之。一日有友過訪。語之曰。君何不治經。朱曰。予亦攻經學。第與世人所治之經不同耳。友大詫。曰。予之經學。所少於人者。一畫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紅學耳。蓋經字少。卽爲紅也。朱名昌鼎。華亭人。(同上)

聊齋志異原第一百二十四

聊齋中五通二則。蓋譏吳人之不通也。先是淮有某鹺商。聘蒲公建園。繼又聘吳中某名士主持之。相待之間。頗形軒輊。蒲怒。不辭而去。遂作五通二則以譏。第二則結語曰。自此吳中僅存半通。不復爲害矣。半通者。蓋謂其不通也。（闕名筆記）

聊齋公孫九娘篇。謂其父罹于七之難。于七一案。死者且萬餘人。不知迺冤獄也。蓋于七登州福山縣農家子。家饒於財。好博。且多聚無賴。以爲豪舉。博徒利七資。遂依之。時清初方辦隨糧捐。正供之外。復別出餘糧。以供地方官之橐。蓋巧立名目。以取於民焉。當時金聖嘆之死。正坐抗此故。于七既多田。復爲衆所推服。使出抗議。衆隨之不肯納糧。令無如何。稟之府。時登州守某。滿人也。閱福山令詳文。大駭。以七一農人耳。乃聚衆抗糧。不治且爲亂。檄縣嚴捕。無許脫。縣令遂帥兵往。適七生日。衆釀錢祝之。集者千餘人。兵來。七先已得耗。走避。而七弟某及諸客不知也。見兵無故至。乃鳴金聚鄉人出問故。縣令以爲七果叛矣。圍村掩捕。千餘人無

一免。令獲七生日送禮簿。按名逐捕。而七弟不勝刑。亦誣服。遂并千餘人誅之。所捕者又萬餘。亦殺焉。大吏迺賞登州守及令。七卒未獲云。此事予聞之于公宗潼。予在蜀時居停也。（天放閣筆記）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施愚山。侍講閩章。文名籍甚。願以不得志於有司。迺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辭。老宿名流。時加刮目。因亦私心自喜。不敢妄自菲薄。又因目擊國初亂離時事。官玩民偷。風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紓孤憤。而諷識者。則詞章經濟志節。皆與之俱傳矣。聊齋志異之作。歷年二十。易稿三數。始出以問世。其行文驅遣成語。運用典籍。全化襲襲痕迹。殊得唐人小說三昧。留仙孫立德序此書云。十六卷。與今之傳本合。或云尙有餘卷。以所傳多明亡軼事。當日其家懼觸文網。悉刪削之。此說當可信。故老相傳。志異之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風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迺言旗俗。

遂與美不見容。醜乃瘡貴諸事。同遭擯斥也。（過日齋雜記）

耳談載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婦擊金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其夫將所負繩拋之。繩直立如木。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其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皆備食之。甘美異於常桃。久之。忽聞天上作譁語聲。還擲其夫之手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大哭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迺爲天狗所傷。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本不敢仇怨。但求捨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大驚。釀金一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篋籩。囑肢體曰。可去矣。肢體應聲曰。錢足否。婦曰。足。其夫忽起。收拾其繩畢。仍負之而去。人皆絕倒。王行父所親見者。蒲柳泉志異偷桃一則。全衍此事。又嘗見潞安志虎變美婦一則云。崞縣崔韜之任祥符。道過禡亭。夜宿孤館。見一虎入門。韜潛避梁上。虎脫皮變美婦。卽枕皮睡。韜下取皮投井中。婦醒失皮。向韜索之。韜陽不知也。因納爲妻。抵任。生二子一女。及官滿復過禡亭。談及往事。婦問皮安在。

韜從井中取出。婦披之。復成虎。咆哮而去。錢唐瞿存之佑有詩云。旅館相逢不偶然。人間自有惡姻緣。書生耽色何輕命。四載真成抱虎眠。此又聊齋畫皮一則之所自出也。（閑居雜綴）

衡陽曾耕樓曰。聊齋一書。效左氏則左氏。效檀弓則檀弓。效史漢則史漢。出語必古。命字必新。葉生一則中有尺牘云。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效魏晉亦似魏晉也。又云。聊齋論斷。卽後漢論斷。楊忠愍一則論云。先生生爲河岳。死爲日星。世多以遇仙爲先生惜。然鄙意謂天上多一神仙。不若世上多一聖賢。此等議論。前人未道。有功於儒林不小。又云。聊齋善於用典。真如鹽著水中也。讀其四六。可以見無一字無來歷。又云。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是絕好語。愚謂德字不如名字。又云。輕蕩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德。施之小人則招禍。此言可以爲佩。（椒生隨筆）

儒林外史。元不著作者姓名。一說謂係全椒吳敏軒徵君敬梓所箸。杜少卿卽徵君自况。散財移居。辭薦建祠。皆實事也。慎卿乃其從兄青然先生。檠。虞博士乃江寧府教授吳蒙泉。莊尙志乃上元程縣莊。馬二先生乃全椒馮粹中。遲衡山乃句容樊南仲。武書乃上元程文。其他二婁爲浙江梁家。牛布衣爲朱草衣。權勿用爲是鏡。鳳鳴歧爲甘鳳池。湯奏爲楊凱。蕭雲仙姓江。趙雪齋姓宋。隋岑庵姓楊。楊執中姓湯。匡超人姓汪。嚴貢生姓莊。高翰林姓郭。余先生姓金。萬青雲姓方。范進姓陶。荀玫姓荀。韋思元姓韓。沈瓊枝卽隨園所稱揚州女子。或象形諧聲。或庾詞隱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納繹而參稽之。則十得八九矣。徵君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及詩說。均未付梓。是書爲金棕亭官揚州教授時所刊云。（松風閣筆乘）

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鬆解。蓋作者初未決定寫至幾何人。幾何事而止也。故其書處處可住。亦處處不可住。處處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隨事滅故也。處處不可住者。滅之不盡。起之無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無幹。何以明其然也。將謂其以人

爲幹耶。則杜少卿一人不能綰束全書人物。將謂其以事爲幹耶。則勢利二字亦不足以賅括全書事情。則無惑乎篇自爲篇。段自爲段矣。然以行文論。則筆筆中鋒。無有懦語。以敘事論。則句句乾淨。無有懦詞。迥非風雲月露之詞章家所能望其肩背也。（缺名筆記）

長篇小說中有以俗話爲白話者。如金瓶梅是也。有以官話爲白話者。如兒女英雄傳是也。有白話而雜以文言者。如紅樓夢中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等詞是也。有白話而雜以俗話者。如水滸中之干烏麼。干呆麼等語是也。其完全白話之小說。予生平實未之見。其俗話官話文言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爲首屈一指。純粹之白話。不獨了字、呢字、哩字的字、麼字、嗎字、等類之語助詞不可多用。若北方之普通話。不能通行南方。南方之普通話。不能通行北方者。如爸爸、爹爹、你老、老板、堂客、師母、等類之名詞。亦宜少用。卽紅東東、綠悠悠、甜滋滋等類之形容詞。亦不許亂用也。今舉儒林外史一段。以爲標準。五河縣有什麼人物。就只有個

彭鄉紳。五河縣有什麼出產。就只有個彭鄉紳。五河縣那個有學問。就是奉承彭鄉紳。五河縣那個有才情。就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卻有一件事。人家還怕。是與鹽商方家對親。可有一件事。人家還親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去買田。此種假空生硬語。是爲白話之正宗。蓋行之全國。傳之後世。無有人病其費解者也。（同上）

回心院原第一百二十九

遼懿德蕭后十香詞案。詳見王鼎虛中焚椒錄中。此錄淫穢之極。不翅控鶴禱記。其實駕空污衊。誣懿德爲已甚。虛中賢者。必無此等著作。昔賢疑出依託。當可信也。王仲瞿回心院傳奇。今不傳。未審其衍說若何。然千古奇冤。不可不辨。茲據周蕘兮（菴）遼詩話。略述其始末於此。后小字觀音。樞密使蕭惠之女。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姿容端麗。爲蕭氏首。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清寧元年。册爲皇后。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

馳人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上疏諫獵秋山。上雖嘉納。心頗厭遠。咸雍
 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其詞曰。掃深殿。閉
 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
 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
 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煞鴛鴦對。猶憶當時叫
 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
 教炤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覓。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
 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
 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
 待君行。熱薰爐。能將孤悶甦。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熱薰爐。待君娛。
 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
 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邪律乙辛。因誣后與唯一通。欲乘此害后。

更名他人作十香淫詞爲証案云。青絲七尺長。挽作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採取。尤比顛酥香。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散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蟾蜍那足竝。長須學鳳皇。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鞵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碎。肌膚百和裝。元非噴沈水。生得滿身香。乙辛既造十香詞。陰使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唯一爭能怨后不知已乃召登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登媿恥拜服）乞后手書給后曰。此宋國武里塞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既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皇。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乙辛得書遂構詞命登等陳首。以十香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之上大怒。命

小說

考證拾遺

張孝傑與乙辛窮治其獄。獄既具。上猶未決。指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后懷惟一爾。上問何以知之。曰。宮中祇數趙家妝。唯有知情一片月。中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救后自盡。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迺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一章。以白練自經。年三十有六耳。（花朝生筆記）

千金笑 原第二百三十四

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吳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爲活。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以箠楚。諸姊妹勸之。磬兒曰。若欲我從。須以且腳改淨色。問其故。曰。我不幸爲女兒身。有恨無所吐。若作淨色。猶可借英雄面目。一洩胸中塊壘爾。由是千金記諸雜劇。磬兒獨冠場。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折。衆皆意屬虞姬。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爲娥媚。羣起譴笑之。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果高出帳下美人。人遂嘆服。明日。張筵海棠樹下。青衫紅粉。團圍錯坐。磬兒本歙產。湘亭亦婺源籍。兩人各操土音。以道其傾慕。而

座上諸友相對微笑。竟不解刺刺作何語。已而諸友盡反棹。湘亭獨束裝未發。蓋不忘磬兒也。思欲買桃葉載以俱歸。而梁家方居爲奇貨。且欲留壓部頭。有百萬纏頭不能搖奪者。相對泣然。焦思無計。磬兒曰。君何計之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我爲錢樹耳。君去。妾必不生。留駿骨而埋之。定不須千金直矣。湘亭大悲。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磬兒病且死。湘亭曰。花前洵同抱柱矣。卿不負我。我豈負卿哉。急赴金陵。以三百金買柩而回。葬於桐涇橋北。王夫人曹墨琴誌其墓。諸名士輓以詩詞。吳江沈桐威譜千金笑傳奇。付諸樂部。噫。不能生事。而以死歸。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而磬兒亦自此不死矣。按傳奇今未得見。桐威本工於詞曲。又得此等本事。度必纏繇悱惻。可泣可歌。此爲桐威筆記原文。讀之已令人低徊欲絕矣。（懷香樓閒話）

玉燕堂四種 原第一百三十六

張漱石（堅）江寧人。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其詩頗勝。尹文端督兩江時。曾刊其

稿於南邦黎獻集。嘗有江南老秀才詩。徧徵題詠。亦士之窮而能守者也。作曲凡四種。曰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總名之曰夢梅懷玉。中以懷沙記演屈大夫事爲最。曲中將離騷全部。隲括套數之中。實爲難作之至。先生能細意熨貼。滅盡線針之跡。自西神鄭瑜而後。無此奇作也。宜其享盛名也。（顧曲塵談）

張漱石玉燕堂四種曲。其梅花簪玉獅墜兩種。絕少餘味。固不足數。懷沙記演屈大夫事。組織離騷。實具匠心。若夢中緣。則排場變幻。詞旨精緻。洵足爲昉思之後勁。臧園之先聲。湖上笠翁。不足數矣。漱石金陵人。以詩文受知鄂文端公。列入南邦黎獻集。晉塵御覽。惜卒無所遇。以諸生終。嘗作江南秀才曲自嘲。玉燕堂傳奇末尾自題云。遣愁腸宮商暗排。添一種新聲可愛。問知音來也不來。只得教雪兒歌出沿門賣。文雖不佳。然其遇亦可悲已。（曲欄閒話）

品花寶鑑 原第一百四十四

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

始。繼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絃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嘆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開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景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都門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旣久。遂得二千餘籤。儼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輯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媿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獮祭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卽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

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真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誼。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撫績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爲尊親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諱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章乎。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卽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丁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鈔。未得其便。聞季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尙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爲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

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妒且護之耶。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廣西歸京。迺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夢華瑣簿）

品花寶鑑。追紀乾隆全盛之時。描繪京師梨園人物。細膩熨貼。得未曾有。固平話小說之別開生面者。其託名田春航以寫靈岩山人。自是名士風流。特用侯石公以景倉山居士。直是無賴佻撻。皮裏陽秋。知非苟作。兒女英雄傳。書隨後出。橫空插入一段。以蛇耍之公相。呼肚香之闊客。謔而近虐。煞風景矣。（菽園贅談）

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其優伶之善修容飾貌。眉聽目語者。亦非外省所能學步。是故梨園坐滿。客之來者。不僅爲聆音賞技已也。憶乙未春在都。陳劍門孝廉招雜伶瑤卿糾觴。葉梅珊編修促席指示余曰。此花榜狀元也。與吳肅堂殿撰爲同年。余乍聞之。不覺破顏。蓋彼中人得列花榜高選者。必更聲價十倍。而非色藝兼擅。頗知自愛之伶。必不可得。花榜體裁。隨人意。

儷。大約如品花寶鑑所載者是。此後詞人遊戲之作。有所謂金臺殘汨記。燕蘭小譜。詞旨芊緜。風懷淡宕。尤爲盛稱於世。然皆弄花掬月。流水行雲。不失雅人深致。至若寶鑑中之奚士蓉官一流。風斯爲下。夫訪豔尋春。男女狂浪。選勝者輒侈美談。猶人情耳。忽而爲兩雄相悅。私贈餘桃之事。閱寶鑑於此。見其滿紙醜態。齷齪無聊。都難爲他彩筆才人。寫市兒俗事也。（同上）

帝女花 原第一百六十

明思宗殉國時。手刃諸皇女。而長平公主。絕而復甦。其事雜見於清初各家記載。惜語焉不詳。頃由家藏清初鈔本。檢出張宸誅長平公主文一篇。頗能究其原委。亟錄之以公於世。其文曰。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妙選良家。議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作平陽以館之。開泌水以宅之。貳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鵝賊梟張。逆臣不誠。天子志殉國社。國母嬙嬪。慷慨死焉。公主時在幼齡。御劍親

揮傷頰斷腕。頽然玉折。霄矣蘭摧。賊以貴主旣殞。授屍國戚。復以錦茵載歸椒里。越五宵日。宛轉復生。泉路已宮。龍髯脫而劍亡。蘭薰罷殿。蕙性折而神枯。順治二年。上書今皇帝。九死臣妾。跼躄高天。髡緇空王。庶申罔極。上不許。詔求原配。命吾周君。故劍是合。土田邸第。金銀車馬。錫予有加。稱倍物焉。嗟夫。乘鳳扇引。定情於改朔之朝。金犢車來。降禮於故侯之第。人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鏡異鸞臺。看樂昌之再合。金枝秀發。玉質含章。逢德曜於皇家。迓桓君於帝女。然而心戀宮闈。神傷輦路。重雲畢陌。何心金榜之門。飛霜穀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勝悲。溘然薨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華未歇。嗚呼悲哉。都尉周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沈珠之在殯。銀臺藥案。念奔月以何年。金殿煎香。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月之吉。葬於彰義門之賜莊。禮也。小臣宸。薄遊京輦。式觀遺容。京兆雖歸。誰披柘館。祈連象塚。祇叩松關。儼傷逝于子荆。朗香空設。代悼亡於潘令。遺掛猶存。敢再拜爲之誄云。（瑤瑤軒雜錄）

倚晴樓傳奇帝女花中朝闕一齣。四邊靖云。大明結局堪傷悼。帝和后盡丟掉。我輩本舊人。見了心多跳。因此奏求我主們把太子封了。皇陵蓋好。還要乞爺爺替前朝開個弔。讀之令人破涕爲笑。劇中以魏學濂爲降賊。則殊誣。學濂字子一。廓園長子。名父後也。鼎革之際。子一在北。其委曲復仇之苦心。見於顧玉書（麀生）與冒辟疆書。書云。三十年來。知交淪落。何止晨星。最可傷者。同難兄弟中。唯子一太冲兩兄。留意斯文。而子一一段報國熱腸。爲邪黨抹煞。太冲遠隔千里外。箬書不下千卷。其列朝實錄。足以考徵三百年來之是非。然不公然行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已。弟以疏才末學。亦稍有所紀錄。不敢向作者是政。尙恐出之。不以其時也。獨其間有二事。不能不爲兄翁一言。以留心世道之人。不可不知。尤不可不筆之於書。以爲傳信之實案。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得當以報國。雖有殉難之名。亦同草木腐朽耳。於是以身辱僞命。託老蒼願約。總戎唐通赴難。而子一身任爲內應。期某日以草場發火爲驗。蓋唐爲子一素所

交也。凡三遣人而唐不報。知唐已有所屬。而事不諧。於是子一作絕命詞。投繯而死。弘光時。羣小當道。卒以受僞命爲子一罪。而莫不原其所以死者。此千古之恨事也。又子一子允札。上辟疆書云。先貞惠書畫。散在人間者。最著賞鑒家。以爲必傳。共相寶惜。子孫收藏反少。僅以二種奉政。貞惠者。先人私諡。蓋崇禎辛巳壬午。浙西連歲大飢。先人設法賑濟。全活甚衆。有德於鄉。而甲申之變。先人一死稍遲。心跡獨苦。故學侶門徒。擬此爲諡。此書並見同人集。遺文祕記。獲睹者少。故子一死節之事。不著於史。而稗官野乘。皆儕諸張縉彥。朱純臣。楊昌祚之列。時不可以不辨者也。一顧玉書札中所謂二事者。一爲子一辨誣。一則辨楊維垣事也。謂維垣爲逆璫諸鷹犬中第一殺手。楊左諸公及先公之死。皆此賊鬻獄之誣。開之弘光間。巍然八座。招權納賄。家致巨萬。大兵旣南。自知此身決不免。於是殺其兩妾。以兩棺置堂中。一棺書某官之柩。一棺書其妻氏之柩。自負重資而逃。夜半出城。爲劫者所獲。殺其身而取其貲。此南都父老。至今能道之。而後之錄野乘者。書爲

死事。謂此賊可以一死贖前罪。嗟乎。此賊爲逆璫。翦除異己。第一功臣。先帝之初。欲借攻崔爲脫身之計。而疏中猶有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廉而呈秀貪之語。賴倪文正公之疏。辨其姦邪。謂先後改頭換面。是從來小人之心腸。小人之面目。如是何物。神姦兩番逃死足矣。反欲身名俱泰乎。如此怪事。非玉書此札猶存。後人惡從而知之。(綠天清話)

桃溪雪原第一百六十一

吳絳雪。名宗愛。永康人。能吟詠。書畫琴棋靡不工。貌復絕豔。爲邑中冠。十五女兒清且揚。可爲女咏也。比長。歸同邑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花前月下。往往有彈淚聲。屢欲一死自了。爲家人所梗。遂止。清康熙十三年春。耿精忠叛。以總兵徐尙朝攻金華。道出永康。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父老與其夫族謀。擬以絳雪紓難。願祕其事。絳雪微聞之。則慨然曰。未亡人更安所惜乎。所惜者一邑生靈耳。苟有濟。妾自獲死所。庸何傷。衆聞之。皆悅。絳雪毅然上道。尙朝遂引兵去。至三十里坑。絳雪

微喟曰。此吾死所矣。因以渴飲給同行者。遽一躍下騎。墜崖下死。年方二十有五。此其柔腸俠骨。正不讓綠珠墜樓。獨有千古也。遺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等。皆卓然可誦。海鹽大詞家黃韻珊先生。以其事譜桃谿雪傳奇。冠以蜨戀花詞一闋云。桃花溪上東風冷。雪點飛來。不管花枝病。雪太無情花短命。雪花鍊出冰花影。雪夢花魂誰與醒。雪自欺花。花自娟娟靜。淚比花紅人雪淨。美人小字原相稱。蘊藉可人。予酷好之。末綴南岳山樵題詞云。一雙佳偶荷天成。女貌郎才遂此生。著有綠華詩藁在。春花秋月最怡情。底事蕭郎愛遠游。杏花春雨感離愁。傷心暫別成長別。深鎖香閨燕子樓。仙郎赴召杏花孤。血淚頻教染繡襦。鞞鼓櫻城軍事急。退兵無策遣羅敷。從軍慷慨保全城。一女能當十萬兵。卅里坑前看撒手。是何清潔與英明。絕代才華正妙年。好從錦瑟數芳絃。傷心玉碎珠沉處。夜夜山頭泣杜鵑。一曲桃溪雪又新。桃花扇舊已成塵。怪他造化渾無賴。慣把紅顏誤美人。原詩十二首。茲錄其六。亦可以傳絳雪也。（懷蘭室雜俎）

孽海花 原第一百七十八

傅氏三姊妹。住白蜆橋。以次行。季曰三寶。亦曰鈺蓮。馬氏三良。白眉稱最。梳雙丫髻。立垂花門下。娟好如畫圖中人。豆蔻梢頭。風情乍解。與說平話之朱品泉。有沈澹之契。未幾。朱以瘵疾死。而三寶乃流轉於北里中。更名傅彩雲。娟秀豔冶。固猶曩之態也。時洪文卿學士鈞。方奉諱家居。一見彩雲。詫爲奇豔。立畀三千金。寵之專房。無何。學士銜命使歐西。星軺待發。載與俱西。留歐五載。頗多韻事。一時有譽之爲交際社會之花者。歸國以後。學士病卒。而彩雲終以多情飛絮。重逐東風。改名曹夢蘭。而滬而燕。所之現身說法。及庚子亂作。因傅與聯軍統帥有舊。彼都人士。不少保全。樊樊山有前後彩雲曲。吾鄉曾孟璞孝廉。復有孽海花記。皆傳彩雲身世甚詳。吾友孫龍尾北行雜詩中有二首。則專咏其庚子之事云。淡掃眉峯捧額黃。雲鞞大腳試宮妝。儂家舊住南城路。一段行雲接大王。月鎖千門冷玉墀。唾壺盛淚入宮遲。和親縱有金繒貴。輸爾溫磨一掬脂。(吳坊小志)

孽海花爲中國近著小說。友人謂此書與文明小史、老殘遊記、恨海爲四大傑作。顧孽海花能包羅數十年中外事實爲一書。其線絡有非三書所及者。其筆之詼諧。詞之瑰麗。又能力敵三書而有餘。惜印行未半。忽然中止。天笑生承其意。爲碧血幕一書。文筆優美。與孽海花伯仲。未數回亦止。神龍一見。全豹難窺。見者當有同慨也。（侗生叢話）

孽海花隱託人名。近人考之詳矣。固亦有挂漏未及備列者。玩索所得。隨筆於下。黃文載卽王文在。（字念堂）王慈源卽黃自元。（字敬輿）成木生卽盛杏蓀。褚愛林卽褚曉春。徐雪岑卽徐雪琴。胡星岩卽胡雪岩。陳千秋卽陳萬年。孫一仙汝卽孫逸仙文。畢嘉銘卽畢松琥。崔大人卽崔國因。（字蘭生）曾小侯卽曾紀澤。高揚藻理惺卽李鴻藻。蘭生。繆仲恩。綬山。卽廖恆壽。仲山。章騫。直蜚。卽張謇。季直。蘇晉。鄭庵。卽鄭孝胥。蘇戡。呂成澤。沐庵。卽李盛鐸。木齋。楊遂。淑喬。卽楊銳。叔倫。林勛。敦古。卽林旭。墩谷。易鞠。緣常。卽葉昌熾。鞠常。（號緣督）莊立人。卽張位。劉毅。卽劉可

毅。余同卽徐桐。傅容卽徐郁。柴穌韻甫。卽蔡鈞和甫。俞耿西塘。卽裕庚朗西。魚陽伯卽魯伯陽。祖鍾武卽孫毓汝。余雄義卽徐用儀。俞書屏卽徐樹銘。呂旦聞卽李端棻。余銘卽玉銘。連總管卽李蓮英。珠公子卽翁斌孫。章鳳孫卽張端本。莊鏤瓊卽張柳君。曾敬華卽曾勁虎。章一豪卽張曜。魯通一卽衛達三。(名汝貴)方代勝安堂。卽袁世凱慰庭。(松風閣筆乘)

今古奇觀 原第一百九十二

暇弋篇。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抱疴。俗有沖喜之說。父母擇吉完姻。婦翁以壻方病。潤以少俊。乃飾爲女妝。代姊過門。將以爲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爲夫婦。逾日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爲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其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

近烈火。無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爲婚禮。以誼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壻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祇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長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命黃堂輿從。送歸私第。又清尊錄（宋廉布著）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每鐙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驩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弈幘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游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激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媿謝問故。生曰。極知不

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囑我求珠璣頗亟。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視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渠辦如許償耶。生亟曰。四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翫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時纔半值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視事爾。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亟。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卽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

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埃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頓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舉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颯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釃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懽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缺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唯恐豪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值。且訟於官。夫愕。貽人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

見。按右錄二事。憶少時看今古奇觀小說。有兩回與此正同。雖姓名小異。而所本在此。決無可疑。奇觀固平話。然所演說。大抵皆有根據。絕少杜撰。借行文俚俗。沓。終爲大雅所棄耳。（花朝生筆記）

玉簪記 原第一百九十四

古今曲家。往往用韻有不協者。如高深甫（濂）所作之玉簪記。舉世所稱道者也。其中琴挑一折。尤爲膾炙人口。而朝元歌四支。所用諸韻。竟是荒謬絕倫。其詞云。長清短清。那管人離恨。雲心水心。有甚閒愁悶。一度春來。一番花褪。怎生上我眉痕。雲掩柴門。鐘兒磬兒在枕上聽。柏子座中焚。梅花帳絕塵。你是個慈悲方寸。長長短短。有誰評論。詞中清字韻是庚亭。恨字韻是真文。心字韻是侵尋。悶褪痕門。純是真文。聽字韻又是庚亭。焚塵寸論。又是真文。一首詞中。犯韻若此。令人究不知所押何韻。忽而閉口。忽而抵齶。忽而鼻音。歌者輒宛轉叶之。而此曲遂無一人能唱得到家矣。（顧曲塵談）

孟姜女原第一百九十八

俗傳孟姜女事。前筆曾有考徵。蓋未必無因。而不盡足信。莆中黃世康有孟姜墓銘一篇。言之綦詳。詞華斐然。不知果何所本。或亦文人好事耳。此文附載鬼冢志。世罕知者。錄之。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煥。乃知離爲火而嬰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幽質於綠波。居廬楚姬。抗繆恩於白璧。並皆聯景青編。延芳彤管。然碩兔朗矣。燭龍炳於九陰。玄鶴翔矣。雲鵬息以六月。則夫體負行健。畸氣通靈。稽諸秦世。曰有孟姜焉。孟姜許姓。關中范植婦也。昔者蒼天雨粟。炎帝植其靈根。赤鳥銜圭。文叔敷其喬木。暨翦於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漆洧之間。邑多著姓。濯珠彩於蕊宮。吸瑤華於香苑。天然規矩。儼若神明。辟彼八卦。少女定位於東方。觀於四詩。夫人宣風乎南國。及於結褵以往。紫氣繞車。解珮于歸。黃光炤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祕遠者矣。琴瑟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袞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爲一家。築長城爲外屏。起自隴西。極

於遠左。督衆百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闕則女郎怨別。脫巾就道。莫定
 反面之期。荷鍤出門。慘於歸泉之路。民生其間。良亦哀矣。姜旣割良人於燕爾。奉
 寡姑以色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轉倉庚而抽絲繭。縫衣寄遠。
 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旣而世爲閨水。倚閨之景奄然。哀以臨喪。吞血之
 聲何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塚上祇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道何如。遠牀祭奠。傷行
 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之難反。鏡鸞雜炤。顛賴其形。琴蛟直陰。悽鬱其氣。於
 是度三從之誼。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
 破顏。問風遠覓。狼望之野雪。沍於黃臺。馬闌之陂泥。渾於黑水。未嘗志沮。而心驚。
 知其物憑。而天鑿矣。朔風慄慄。聞塞馬之長嘶。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
 乎。悲不自勝。介夫有言。痛將安及。爰乃嚙指枯體。越三日夜。睫無停潛。喉不輟咽。
 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於盧龍。趣貝裝於涿鹿。倏聞其事。咸傷厥心。就
 而詢之。以觀其怨。姜乃言曰。誼於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寧無哀傷之情。

夫今不生諸塞前。妾何不死於夫後。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無負范郎。同游析水之野。於是太子等紛然破淚。遮以玄蓋。表范爲左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合葬。時日也。蜚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湧波。忽視佳城之勢。石則離關東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有德動天。維跡駭衆。遂議創廟於石。登櫺於島。時乃虎賁執紼。蛟人送榜。笳吹繁悽。薤歌摧愴。慷慨燕趙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白馬馳香。編衣祭酒。浮丘環水。左夾碣石之宮。雙梓盤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籠泉幽室。未足稱奇。石槲東都。方斯多讓也。降及漢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零巾車。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瑩封之葱鬱。隨潮汐以浮沈。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乃爲作銘。銘曰。朝鮮古國。孤竹舊疆。殷有二士。秦有一姜。德唯天鑑。容恍月舉。作相於范。應運如許。如彼智瓊。蜚輶北止。如彼杜蘭。颺輪西起。旣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偏知祕誼。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崛興。九野流散。子出母傷。夫行婦嘆。况守黃姑。未

弄稚子。翦赤風霜。蘋蘩澗水。事生也勤。送死則哀。榆陽旣邁。諷露已埋。乃睠蜚狐。載遇玄菟。掩淚遶城。弔景問渡。願侶良人。同歸幽土。嗚呼。其圓非規。其直非扶。經權克運。顛沛弗渝。坎壈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後。人間何世。海底幾塵。浮瑩勿沒。遺像猶新。凌虛萬頃。清比湘沅。儀陵一碣。高並昆侖。旒纊代御。籩豆時存。日光下盪。雲氣上溫。虬螭夜駕。孔翠晝旛。露露亡極。今古茲墳。（花朝生筆記）

三笑姻緣 原第二百

三笑姻緣。不知何人所作。書中述華氏二子。有大猷二猷之稱。按鴻山少子名叔陽。字起龍。號元谷。少有雋才。甫冠。卽登科第。取於王。爲婁江司寇之女。其媵婢曰錦華。玉質天秀。性復聰敏。叔陽嬖之。時叔陽方爲儀曹郎。鴻山爲掌院學士。（今人稱曰太師亦誤）恐其子之溺於佳麗也。乃謀於司寇。以錦華嫁於徽商之寓吳者。叔陽在部曹。勿聞也。錦華哀號欲死。會有守者不得聞。又欲一見叔陽而訣。乃謀爲潔身計以竢。錦華有侍兒。年十六矣。姿貌可人。遂脫簪釵以飾之。自毀其

容短裳禿鬢。整整作野媼狀。謂商曰。子揮囊金而耦我。不幸疾在膏肓。非旦晚瘳者。乃出襟中大珠二十顆曰。可償子四百金之費。復指侍兒曰。妮子足佐子驩也。自今以往。我當屏居服藥。或冀有瘳。幸無迫我。令我疾劇抱恨死也。商撫慰不疑。持珠擁侍兒去。居數日。出賈於越。凡半載而歸。既醉昵錦華旁。若欲迫之者。錦華循其髮而泣曰。我飾侍兒以事子。所以念子者至矣。子獨不一念我疾乎。言已。大慟。揮刀自刳其面。商大驚而止。既而叔陽聞去帷之信。悵然引疾還。甫遭父喪。未幾歿於苦次。年二十九。方叔陽抱病時。錦華在三百里外。勿聞也。一日。陡焉起坐。艷妝嫋服。笑而呼曰。來矣來矣。遂閉門自經。時萬曆乙亥九月八日。叔陽捐館日也。觀此則叔陽少掇巍科。竟效伯輿之情死。風流倜儻。跡弛不羈。容或有之。何至如郢書燕說之所載乎。至記子畏與秋香事。亦誤。據黃蛟起西神叢語。蓋俞是堂（憲）次子見安所爲。女郎號美娘。蛟起曾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好事者駕言唐寅耳。（西神客話）

柳毅傳書原續編卷二第一

褚石農鑿瓠五集。洞庭東山有井。云是當年柳毅時所鑿。周回橘樹參差。月夜常見龍女與毅雙雙出游。天啓辛酉。田子菽與王子同遊。酒酣賦詩云。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輓轡腸斷碧絲烟。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樹中美人。揜映若隔煙霧。卻前遙吟云。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按柳毅傳書出唐人小說。本是寓言十九。元人譜爲傳奇張之。已極文人之好事。豈千百年後。又有此一重公案耶。（花朝生筆記）

鏡花緣原續編卷一第十九

小說之鏡花緣。是欲於石頭記外別樹一幟者。然賣弄稗販。刺刺不休。殊可厭也。惟女國主婿歸迎母一表中四語云。指白水而重耳歸來。猶是山河無恙。誓黃泉而寤生重見。遂爲母子如初。工雅渾成。幾似宋人佳製。（椒生隨筆）

療妬羹 原續編卷二第二十

吳石渠（炳）宜興人。永曆時官至刑部尙書。家有粲花別墅。極亭榭之勝。著曲五種。以療妬羹最佳。余所見綠牡丹情郵記諸本。排場關目。頗爲生動。唯詞藻終不及療妬羹。賢風折解三醒云。嘆四壁澹捱。白計十年淚。暗貂裘。多虧你典釵解。幾無將有。梯襯我上瀛洲。可正是多金驟使貧兒富。卻不道破屋空炊。識者羞。難將就。說不的堂堂潭府。相度休休。又云。你指金滕人前說咒。料不是剪桐圭戲語。封侯。又繞墓折云。冷風掠雨戰長宵。巴不到紗窗曉也。起來草草。愁眉怕對鏡中描。嘆人世上恨難澆。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只辦得拋珠淚向泉臺告也。又題曲折云。雖則是想邊虛構。也是意中原有。似這小花神。妒色驚回。倒不如老冥判。原情寬宥。恨風光不留。風光不留。把死生參透。只要與夢魂厮守。甚來由。假際猶擔害。真時怎著愁。又云。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明月下悄魂遊。若都許死後自尋佳偶。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又梨夢折云。恰便似出塞和親。慘琵琶彈動了。

馬頭塵。元來妒起蛾眉陣。入宮見嗔。你看琳琅舊本。都鈐著青娘小印。癡釵塗粉。那解識翰林風韻。正黃昏催暝。這便是我新人的消受。此夜良辰。所作諸詞。皆蘊藉流麗。脫盡烟火之氣。世稱粲花可竝玉茗。洵然洵然。（顧曲塵譚）

瓶笙館修簫譜原續編卷一第二十二

舒鐵雲丈位瓶水齋詩。驚才絕艷。生面獨開。久已騷壇傳誦。余嘗見其手書所撰樂府一卷。蓋未刊之書。尙記其琵琶賺桃花人面二目。餘已忘之。聞宋于庭丈翔鳳言。嘉慶戊辰己巳間。鐵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時婁東舉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佚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卽邀二君顧曲。盛筵一席。侑以潤筆千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也。後來武林汪氏所刻鐵雲瓶笙館修簫譜。卽在都門所撰。有通德擁髻。文君當鑪。博望訪星。吳剛修月四目。而余前所見一卷。今不知在何所矣。（鷗陂漁話）

鈞天樂 原續編卷二第二十八

尤西堂鈞天樂一劇。說者謂影射葉小鸞。詞中歎榜嫁殤悼亡諸折。尤顯而易見者。所傳楊墨卿。卽指西堂總角交湯傳楹也。其詞憂憂獨造。直步元人。而牢落不偶之態。亦時見於楮墨之外。如送窮哭廟諸折。幾欲搔首問天。拔劍斫地。如第一折金絡索云。我哭天公。十載青春負乃翁。黃衣不告相如夢。白眼誰憐阮客窮。真懵懂。區區科目困英雄。一任你小技雕蟲。大畢雕龍。空和淚銘文塚。嫁殤折云。爲甚的懨懨鬼病困嬋娟。半捲湘簾裊藥烟。可憐他空房小膽怯春眠。你看流鶯如夢東風嬾。一枕春愁似小年。蓉城折二郎神云。年韶稚。護春嬌小窗深閉。畫卷書籤憐薄慧。心香自裊。諱愁無奈雙眉。看飛絮簾櫳芳草醉。咒金鈴花花銜淚。鎖空闈。鎮無聊孤宵夢景低徊。皆卓爾不羣之作。西堂以黑白衛最著。冒辟疆曾付家伶演之。而讀離騷一齣。又上達天聽。供奉內廷。亦文人之異數也。余讀其屈子天問混江龍一曲。其才如海。而以嬉笑怒罵出之。不襲元文一字。尤爲不易下筆云。

(同上)

鴛水仙緣 原續編卷一第二十九

竹垞風懷詩二百韻。相傳爲其小姨作者。別有鴛水仙緣一小說詳其事。聞沈乙庵有一鈔本。又爲何人持去矣。按竹垞年十七。贅於馮教諭鎮鼎家。馮孺人名福貞。今風懷詩云。巧笑原名壽。則當名壽貞矣。馮孺人字海媛。今詩云。妍娥合喚嬌。則當字海娥矣。馮孺人生於辛未年。肖羊。今詩云。問年愁豕誤。則當生於乙亥年。小馮孺人四歲矣。其詩云。慧比馮雙禮。則明言馮姓也。詩云。里是碧雞坊。則明言宅在碧漪坊也。詩云。居連朱雀巷。則明言碧漪坊去朱文恪第近。止百步也。詩云。次三蔣侯妹。則明言其爲馮孺人之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則明言其爲小姨也。詩云。偶作新巢燕。則隱言新就贅也。何心儼笱舫。則隱言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古者以姪娣從也。詩云。連江馳羽檄。盡室隱邨船。則乙酉年避兵馮村五兒子橋也。詩云。嬌同左蕙芳。則左思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言

其有姊也。其餘蘿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則言年十七時。避兵練浦。如薦與女蘿之相依。己丑二十一歲。萑苻四起。乃挈馮孺人之塘橋。所居隘。遂賃梅里宅移居之。詳靜志居詩話及年譜。詩又云。廡改梁鴻賃。路豈三橋阻。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同迻三畝宅。並載五湖航。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爲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皆言其離合蹤迹。最明者爲練浦一舟盪句。五兒子橋。在練浦塘東也。餘非確實可據者。亦無煩牽合矣。（石遺室詩話）

曝書亭集有風懷二百韻。朱竹垞未通籍時爲其幼姨所作也。姨馮氏。世居碧漪坊。與朱宅相近。卽風懷詩中所謂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是也。竹垞少嘗讀書馮宅。年十七。贅焉。與幼姨情益篤。而家人防閑密。意苦不得達。適人後。始通殷勤。海媛夫人知之。勿禁也。其風懷詩中所謂乍執纖纖手。深回寸寸腸。背人來冉冉。廣坐走佯佯。齧臂盟言屢。搖情漏刻長。梅陰雖結子。瓜字尙含瓢。是也。記事詞云。枕上閒商略。記全家看燈元夜。小樓簾幙。暗裏橫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

個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偪。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眯卻。星橋路返填河鵲。算天孫經年已嫁。夜情難度。走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皆指此事。竹垞平日。又嘗嬌夫人命召其姨。一日相約。俟夫人臥後作深譚。夫人微聞之。卽先臥。次晨起。乃命老嫗送之歸。竹垞有詞云。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若再沈吟甚時可。況薰爐漸冷。囟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宵墮。歸去忒匆匆。輒語丁寧。第一怕韞羅塵浣。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真個。後數年。姨卒因竹垞死。詩中所謂定苦遭謠詠。憑誰解送邊。樸先爲檀斫。李果代桃僵者也。（清稗類鈔）

金臺殘淚記 原續編卷一第三十七

建寧張亨甫。名際亮。嘗遊京師。時曾賓谷齏使煥。方以名輩顯宦居日下。羅致知名士。士日獲其贈遺。諂之甚。一日曾食瓜子。殼黏其鬚。有門下士起而拂之。亨甫

斜視大笑。翊日。寓書於曾。責其不能教導後晉。徒以勢利犇走寒士。門下復不知自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曾大怒。毀之。由是得狂名。張概當世之好士。曾不如其好色之真也。取一時名優爲傳。曰金臺殘淚記。自序云。自獲麟。實涕而後。天下有二淚焉。一賈生之哭國事也。一阮籍之哭窮途也。又嘗謂九十九峯。檝吏曰。吾紀金臺。非紀也。後世必有淚余之淚者。（清稗類鈔）

萬里緣 原續編卷三第三十八

明孝廉黃雲美。周忠介公門人也。爲雲南大姚令。鼎革後。其子向堅。於干戈載道之中。跋涉山川。迎二親回蘇。自順治二年歲暮出門。至十年始歸故里。有作萬里緣傳奇。以演其事者。時有吳邑隸王成六。曾以僞官事。向黃差查。迺餽饅頭一百於作者。求列名其中。增入打差一齣。黃居陸國子巷口。乾隆年間。建孝子坊。（消夏閑記）

希夷夢 原續編卷一第四十

希夷夢又名海國春秋。此書曾經蘇報登載附張。近年坊間已不易覓購。全書大致謂宋太祖篡周。周臣祇韓通一人殉節。通弟速蓄志報仇。與李重進之幕賓閻丘仲卿奔走吳蜀。汔不得當。因游黃山。宿於陳希夷洞中。夢之海外浮石浮金兩國。建立功業。遇陸秀夫蹈海。飄流而至。詢知宋室已亡。遂大笑而寤。其立意布局均新穎可喜。（缺名筆記）

琴樓夢 原續編卷一第四十三

清季女優楊翠喜而後。足稱嗣響者。曰王克琴。樊山以其名不雅馴。改稱琴客。北地燕支。大隄楊柳。年十四。卽在天津下天僊出臺。風儀秀整。局度閒雅。而意態言笑。尤無一不媚。赤城霞起。光景萬變。善爲秦腔。極姚冶跌宕之致。演花衫諸劇。往往葦甲新意。不循俗軌。是猶曼陀尼之亞也。光復以後。流徙南中。僑居滬濱。始在天仙園。繼隸鳳舞臺。一時耳其名者。靡不駿犇麇至。樊山哭庵諸名士。相約爲詩以張之。一倡百和。幾有舉國若狂之概。而樊山所著琴樓夢小說。尤爲推崇備至。

調笑亡雙。蓋調哭盒亦所以譽琴客。足見此老之狡獪矣。某將軍開府徐州。素耳琴客名。飛檄往召。一見傾倒。網設鳴離。軌濡雉鷲。從此入侍起居。侯門深如海外。間人真迺如海上望三神山。山在虛無縹緲間。但見雲氣往來。可望而不可即矣。

(菊影錄)

官場現形記 原續編卷一第四十四

官場現形記。距今十年前。最爲膾炙人口之書。然實有詞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蓋官場中人之鑽營奔競。擠排傾軋。其操術大致相同。惟施用微異而已。寫之不已。事實難免重複。閱之乃索然興盡。至作者之筆墨。固極善於形容。而有時亦嫌太過。不留餘地。全書中最佳者。僅胡統領征勦嚴州一段耳。(缺名筆記)

煙盒記 原續編卷一第五十

道光時。有楊玉珍者。色藝雙絕。善唱玉蜻蜓。有秀才張某惑之。以其有夫也。偕逃致訟。張之叔被累自縊。後官獲訊。張遣戍。玉珍隨之。迨赦歸。偕老焉。玉珍絕色少

女也。赦歸則白髮老媪矣。初玉珍與張贈煙盒定情。好事者迺譏煙盒記傳奇。付之彈唱。(清稗類鈔)

瑞藻按。姬伯清閒居雜綴。亦記煙盒傳奇事。與此小異。姓名亦不相同。殆一事而訛傳者歟。

破窰記 原續編卷二第四十一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雒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尙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渠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鶴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雒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按呂文穆事。自破窰記小說行。而知者衆矣。此亦當年軼聞也。罕傳述。

者。(花朝生筆記)

福爾摩斯偵探案 原續編卷四第四十八

柯南達利既以福爾摩斯偵探案之著而得盛名。乃於一千九百零四年續成若干則。彙爲一帙。顏曰福爾摩斯再生案。中有一篇曰舞蹈小人案者。略言英倫貴人古比特。取一美國婦。其婦每見壁間或日晷上繪有舞蹈小人。則爲之驚駭不置。古乃專誠訪福。懇其代爲偵探。其後福察知此等小人。乃一種密碼。用以代字母者。遂據以破案。凡讀柯氏書者。無不驚其造境之奇。得未曾有。而嘆觀止者也。不料天下之事。無獨有偶。此等密碼。早有先柯氏而爲之者。數年前。有瘍醫某。雅好文學。岐黃之外。於書無所不窺。一日天雨。枯坐無聊。披閱舊年雜誌。以自遣。忽於千八百七十四年五月聖尼古拉司雜誌第四百三十九葉。見有題曰小鬼之語者。乃一短詩。全詩不著一字。惟繪以小人。作種種舞蹈狀。或俯或仰。或左或右。無不畢備。翊月雜誌第五百二葉。載有詳解。按圖索驥。始知其詩爲有名之童謠。

其詞爲一滴水一粒沙云云。比較而觀。誌中之小鬼。及案中之小人。二書出版。相去僅三十年。雖所代之字母不同。而小人之形狀則一。某意必有人曾以此事爲柯氏言之。而柯氏據爲己作也。乃寓書柯氏。略謂君之密碼。已屬三十年之舊物。似無足奇。且告以後此誤著。毋刺取古籍中事。詞極委婉。柯氏得書。卽以半辨尼明信片報之曰。某君鑒。此特不謀而合耳。柯南達利復牋。既寥寥數字。而郵資復不足。須受書者補給。某怒。亦以半辨尼之明信片答柯氏曰。大札誦悉。詳察之。決非偶然耳。下署藹蒙地（英文「一」字母譯音）覆。此誠藝林趣聞也。（幼新筆記）

不如歸 原續編卷四第五十

德富豬一郎得意之著作。卽爲有名之不如歸。其中所指浪子。卽大山元帥之長女信子。所稱武郎。卽今橫濱正金銀行總裁某也。此書爲哀情小說中之傑出者。前後再版數十次。漢英皆有譯本。蓋日本小說近來最著名之作也。豬一郎爲蘇峯生之弟。自署蘆花生。與乃兄志趣不同。而文才略等。蘆花尤沈鬱孤往。深入無

人之境。說者謂生流寓美洲者久。漸漬於西方之感化至深云。（闕名筆記）

小說考證雜記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因樹屋書影）

今小說書通謂之演義。按潘岳西征賦云。晉演義以獻說。演義字殆卽出於此乎。

（談瀛室隨筆）

雜劇傳奇之屬。元人分若干折。後人作齣。明王伯良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謂元人從折。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旣非古。齣復杜撰。字書從無此字。近詭癡符傳。以爲齣蓋齣字之誤。良是其言謂牛食已復出嚼曰齣。音答。傳寫者誤以台爲齣。齣出聲相近。至以出易齣。又引元喬夢符云。牛口爭先。鬼門讓道語。遂終傳皆以齣代折。不知字書齣本作齣。又作囓。以齣作齣。筆畫誤在毫釐。相去更近。非直台句之混已也。卽用齣。元劇亦不經見。故標上方者。亦止作折云云。蓋元明人製

曲以通俗爲得體。遣詞且然。何論用字。必欲一一訂正之。或詞意轉不可曉。聲調亦復失諧。大抵梨園傳讀之本。詎可與若輩談小學耶。（眉廬叢話）

玉茗堂四夢。明臨川湯若士顯祖撰。曰牡丹亭。曰紫釵記。曰邯鄲記。曰南柯記。蜚

聲曲苑久矣。明上虞車柅齋任遠亦有四夢。曰高唐。曰邯鄲。曰南柯。曰蕉鹿。見元鍾學

成錄特玉茗四夢係傳奇。而柅齋所作。則雜劇耳。（同上）

好小說家言者。首推紀文達公昀。談諧善談。今所傳灤陽銷夏錄、續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是也。袁枚嘗作子不語。然不及其雅飭。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尤爲卓絕。其敘事簡古。人比之司馬遷史記。餘如金人瑞之西城風俗記。湯傳楹之間餘筆話。余懷之板橋雜記。吳翊鳳之秋燈叢錄。均能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至章回小說。自達海以滿字翻譯三國演義。以教旗人。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破川楚教匪。爲一朝名將。此亦可見小說之有裨實用矣。若呂撫之二十四史通俗演義。蔡梟之東周列國志。胡爲而之東漢演

義。褚人穫之改正隋唐演義。雖較之三國志演義。文質殊體。雅俗異態。而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亦能使紛煩衆理。無倒置之乖。殺雜羣言。無勞絲之亂。譬如葑菲。節取焉可也。言情之作。則莫如曹寅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爲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唯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至善評小說者。則推金人瑞。筆端有刺。舌底瀾翻。亦爽快亦敏妙。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文章遊戲。繆艮所作。近代則之。厥風大暢。東方譎諫。淳于滑稽。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云。（清稗類鈔）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祕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二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版與書俱銷燬。

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於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癸巳存稿）

有清一朝。屢申刊印小說之禁。因不免有誨淫誨盜之處。有害於人心風俗也。同治七年。丁日昌任江蘇巡撫。嚴禁坊間瑣語淫詞。毋許刊刻販售。茲錄札文及書名於下。爲札飭嚴禁事。照得淫詞小說。最易壞人心術。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燄。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藉放縱爲任俠。而愚民尠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

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踰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燬。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廣訓並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真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黏單札飭。札到該司。卽於見在書局。附設銷燬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彙齊。分別給價。卽由該局親督銷燬。仍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藉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談。并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之認真與否。辨守令之優劣焉。計開

應禁書目。 龍圖公案 品花寶鑑 照陽趣史 玉妃媚史 呼春稗史 春燈迷史 濃情快史 何必西廂 國色天香 繡榻野史 隔簾花影 無稽譚語 幻情佚史 如意君傳 北史演義 夢幻姻緣 株林野史 桃花豔史 構杌閒評 攝生總要 隋煬豔史 巫山豔史 脂粉春秋 溫柔珠玉

禪真佚史 禪真後史 風流野志 燈草和尚 漢宋奇書 笑林廣記

風流豔史 拍案驚奇 宜春香質 女仙外史 妖狐媚史 海底撈針 紅

樓重夢 續紅樓夢 紅樓圓夢 後紅樓夢 紅樓後夢 紅樓補夢 增補

紅樓 續金瓶梅 唱金瓶梅 前七國志友非四傳 醒世奇書即空幻空 今古奇觀

抽 豈有此理 更豈有此理 摘錦倭袍 綠野仙踪 雙鳳奇緣 文武香

球 摘錦雙珠鳳 鸞鳳雙簫 龍鳳金釵 花間笑語 小說各種福建 巫

山十二峯 金石緣 五美緣 燈月緣 萬惡緣 雅觀緣 巫夢緣 一夕

緣 雲雨緣 詭癡符 夢月緣 桃花影 嬌紅傳 紅樓夢 紫金環 牡

丹亭 七美圖 梧桐影 循環報即肉團 金瓶梅 豔異編 天豹圖 八美

圖即百美圖 鴛鴦影 三妙傳 貪歡報即歡喜冤家 日月環 天寶圖 杏花天 桃

花豔 怡情陣 兩交歡 同拜月 蜃樓志 石點頭 蒲蘆草 碧玉環

載花船 癡婆子 一片情 皮布袋 奇團圓 八段錦非講者玄 碧玉獅

鬧花叢 醉春風 同枕眠 弁而釵 清風閣 文武元 鳳點頭 綠牡丹
 錦繡衣 尋夢記 雙珠鳳 芙蓉洞即玉蟾 一夕話 十二樓 乾坤套
 解人頤 子不語 夜航船 二才子 百鳥圖 劉成美 盤龍燭 繡球緣
 萬花樓 玉鴛鴦 九美圖 十美圖 換空箱 一箭緣 雙玉燕 金桂
 樓 白蛇傳 空空幻 五鳳唵 真金扇 探河源 雙剪髮 百花台 鍾
 情傳 四箱緣 錦香亭 玉連環 合歡圖 西廂即才子六 浪史 情史 倭
 袍 反唐 隋唐 蟬史

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謂不廣。然其中頗有並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閱淫
 豔小說。奈未知其名。亦無從徧覓。今列舉如此詳備。儘可按圖而索。是不翅示讀
 淫書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舉矣。（譚瀛室筆記）

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爲著述之資料。如儒林外史中之杜少卿。卽
 著者吳敬梓徵君之自寓也。兒女英雄傳。著者文鐵僊。曾簡駐藏大臣。以事不果

往。故書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台之役。而卒不成行。殆亦以泚筆之時。感觸身世。因而自爲描寫耳。（清稗類鈔）

白金聖嘆好批小說。以爲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爲把玩。余謂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卽以前二書言。水滸傳官階地理。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旣爲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尙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爲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詳爲鋪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者。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疊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

名。屢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尙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譏陋若此。必爲贗作無疑。世人於古今經史。略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嘯亭續錄）

傳奇家演帝王未興時。多有人獄受困苦者。按古今唯漢宣帝少時。以巫蠱繫獄。賴丙吉護之以免。光武少時。曾與李軼詞訟於嚴尤。陳宣帝流入西魏。繫禁多年。此外更無他帝王繫獄也。（嘯亭雜錄）

尉遲敬德用鐵鞭。本出稗官小說。唐書固不載也。然唐李昌符鐵馬鞭詩序云。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且云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近繼蓮溪方伯左庵瑣語。載南熏殿藏古帝后聖賢名人像。中有尉遲敬德像。面色微黑。短髯。鮮眼。手拄鋼鞭。其先伯通奉公親見之。是敬德之鞭。已有確徵。小說相傳。卻非荒唐。（荷香館瑣言）

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評話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

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然其中亦有標異出奇。豁人心目者。昔在郡城隍廟。見有說三國演義葭萌關桓侯戰馬超者。言孟起與桓侯苦戰三日夜。欲於馬上擒桓侯而未能。遂詐敗。桓侯追之。孟起回身。手擲飛抓罩其首。蓋孟起高祖新息侯。援。素精此技。昔佐光武定天下。百步之內。取敵人首如囊中物。孟起之家傳絕技也。桓侯見飛抓自空直下。卒不及避。不覺大聲而呼。舉蛇矛向上格之。孟起回望。桓侯頂上黑氣冲天而起。內現一大鳥。以翅擊抓。抓墜於地不可收。大驚而退。後李恢說之。遂降昭烈。世傳桓侯是大鵬金翅鳥轉生。故急迫之際。元神出現耳。昔有桓侯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於唐時爲張睢陽。宋時爲岳忠武。忠武在孕時。母夢鵬飛入室而生。此其證也。說書者可謂有源有委矣。後於杭州昭慶寺。聽說飛龍傳陳橋兵變一段。言宋太祖領兵北伐。夜宿陳橋驛中。張光遠羅彥瓌等。議欲奉以爲帝。太祖聞之。遂踰牆至廐。獨乘九天斑豹馬而逃。行之陳橋。時月色明甚。見一白鬚者握鞭立橋上。大呼曰。來者非趙匡胤乎。曰然。曰我高行周也。向知

汝當登九五。故聽苗訓自刎。全汝一家。天命已定。逃欲何之。蓋行周渾名高鷄子。周太祖渾名郭雀兒。鷄能捕雀。故昔威與高戰。輒敗。歷有仇隙。威登極。知宋祖父弘毅與行周結生死交。遂執弘毅及其眷屬囚之。而令太祖往說行周。使之歸降。不則取其首來。若二者皆不能。則滿門皆戮。時行周爲漢守海平城。宋祖說之行。周誓不可。術士苗訓以天命有在勸之。行周自刎死。以首畀太祖。太祖持歸。威親啓匣驗之。忽見行周立於前。以鞭擊其頭。驚悸成疾而卒。弘毅一家得釋。今太祖將卽位而逃。其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人不能追。故行周顯靈以阻之。太祖不答。策馬上橋。行周拒以鞭。馬驚躍長嘶。不敢進。正徘徊間。光遠等已聞聲追至。被以黃袍。擁之而去。行周亦冉冉入雲。旋不見。二說雖悠謬縹渺。然亦新穎可喜。所以柳敬亭一派。至今盛行。而人莫之厭也。（聽雨軒餘記）

托爾斯泰之名著

文藝叢
刻乙集
假利券

楊明齋譯 一冊三角五分

托爾斯泰之著作。處處充滿心理的色彩。其覺眼如炬。其襟懷如海。其悲憫之心如佛。讀其書者。儼如與絕世哲人親切對話。此書尤為托氏心理的作品中得意之作。描寫人心之惡念。由憤怒的衝動。可以時時擴張。至於無盡。而一念回頭。則前途匪遠。即可登彼岸。字裏行間。斑斑者盡是同情之涕淚。以功用言。足為嗔忿嫉世者之一劑聖藥。以文學價值言。尤為無堅不摧之利刃。能廓清人類之謬見。而一掃無餘。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32)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

(小說考證拾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諸暨 蔣瑞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說彙刊

此爲葉紹鈞，朱自清，廬隱，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序之諸君的創作集。共有小說十六篇。

每冊定價四角

隔膜

這是葉紹鈞的創作集，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

定價每冊五角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是一部革命的書。社會改造，究竟是靠淋着血的破壞手段得來呢？還是靠愛之宣傳？這是當時俄國青年思想上的難問題。這書把這思想完全反映出來了。定價每冊六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卷首有盲詩人自敘傳。著者曾被稱爲「有童子的心的詩人」他的童話是用了他所獨創的，嫩弱而又鮮明的文體寫出他自己的天真的心情，悲哀的情調和夢幻的憧憬。不但是孩子的恩物，便是成人讀也是很好的。

定價每冊七角

史特林堡劇戲集

史特林堡是北歐近代自然主義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及戲劇，都極著名，譯本遍於各國，本集所收者是他的傑作三種：(一)母親的愛，(二)幽麗女士，(三)債主。定價每冊五角

一個青年的夢

此書乃日本著名文學家及新村發起者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所著。魯迅先生所譯，是一本反對戰爭的聖書。全書四幕中差不多個個字可以使人下淚；

一冊七角

將來之花園

此爲徐玉譜君的新詩集，共分兩卷，一爲「海鷗」，一爲「將來之花園」。附有西諦君的序言及葉紹鈞的批評。

一冊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文 藝 叢 刊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為海寧王國維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齣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南詞北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換頭襯字之解釋。條分縷晰。既詳且盡。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古今名人手蹟之真偽。第二

卷以下斷代為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

二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洲文學家小史。及所著各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遂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文字種類甚多。燈謎其一也。右二種於詩話詞話之外。別闢一門徑。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